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三十一年

聖師伯爾納多行實

河北獻縣耶穌會主教劉准

獻縣天主堂排印

VIE DE SAINT BERNARD

Nihil obstat

F.M. Idesbalde O. C. Censor

Yang kia ping, 23 Octobre 1930.

Imprimi pote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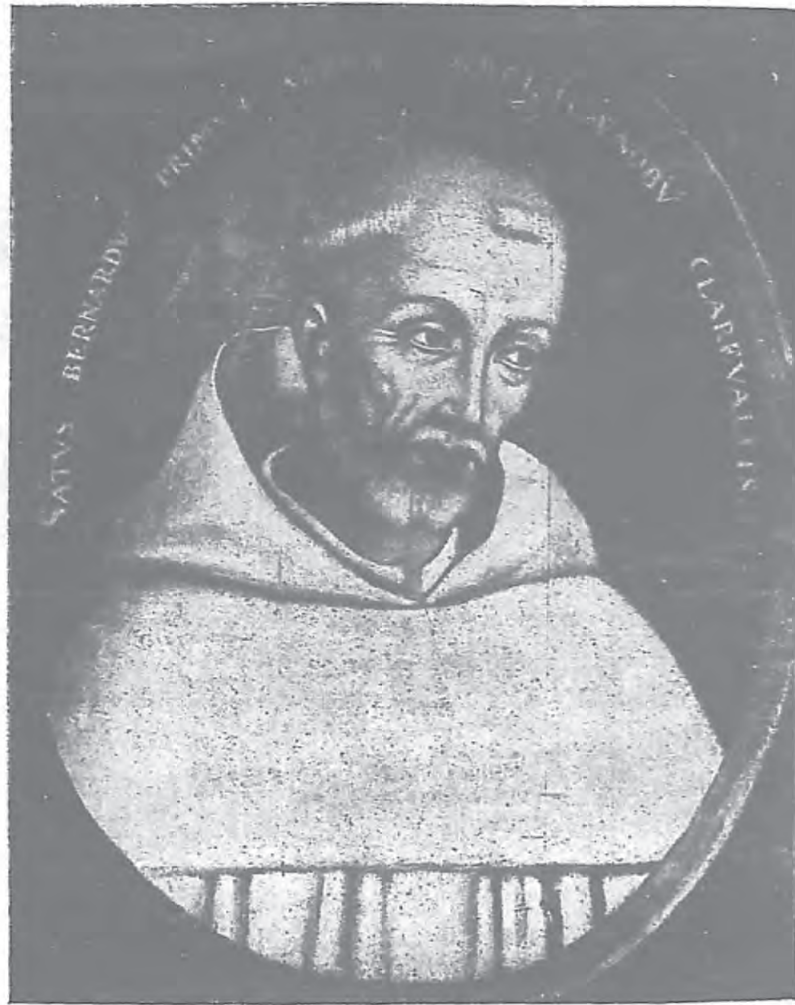
R.R. D.D. Dom Brun.

Abbas Monasterii D.N. Consolationis Yang kia ping Cisterciensis.

Imprimatur

† *Henr. Lécroart, S. J., Ep. Anch., Vic. Apost.*

Sien-hsien, die 21 martii. 19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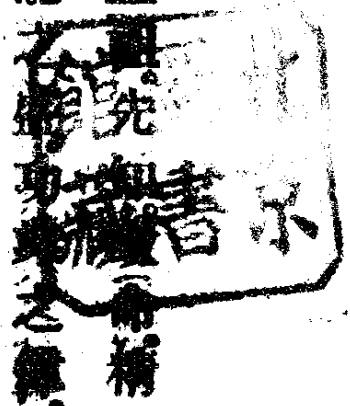


多 納 爾 伯 聖

聖師伯爾納多行實

序

粵稽我聖而公會。自始迄今。大聖名賢。如宗徒。聖祖。先。知。聖。而。精。修。聖。師。童。貞。聖。女。代。不。乏。人。然。各。有。專。職。而。德。能。之。勝。功。地。之。偉。威。華。一。身。而。集。為。大。成。者。實。不。多。觀。惟。我。聖。師。伯。爾。納。多。可。稱。其。人。矣。蓋。聖。人。位。居。院。長。三。十。有。六。載。建。立。修。院。百。六。十。之。多。賴。為。會。祖。也。資。輔。教。宗。依。納。增。爵。第。二。及。歐。日。尼。第。三。理。教。務。興。善。風。革。除。敗。俗。平。定。國。難。誠。乃。聖。教。干。城。也。周。遊。全。歐。宣。播。真。道。大。顯。靈。跡。病。者。愈。之。死。者。生。之。救。諸。難。者。慰。諸。憂。者。誠。乃。宗。徒。之。侶。也。身。負。重。疴。食。不。甘。味。臥。不。安。席。尚。克。已。無。稍。鬆。誠。乃。發。命。大。聖。也。時。與。主。締。不。為。外。務。所。繫。誠。乃。精。修。砥。柱。也。清。心。寡。慾。純。潔。無。瑕。



誠乃負形天神也。口講筆著。闡明正道。誠乃聖教名師也。預言未
來。繁而且確。不亞先知也。一言蔽之。聖人大德豐功。嘉言懿行。超
羣絕倫。誠乃萬世表率。無異皎日中天。無人不被其光澤也。故歐
美名邦。久刊其傳。家喻戶曉。人人爭誦。敬而效之。惟我華夏信友。
尙未一覩。殊爲可慨。本年適逢教宗特定聖人爲聖教博學聖師。
百年週慶。爰不揣固陋。謹遵上命。敬將聖人行實。譯成漢文。以供
同好。然著聖人行實者。不一其人。若味樂莫厄納多等。各有專本。
逐一譯之。難免重複。若譯其一。則缺而不全。故捨其繁。而就其簡。
訂成一冊。是書言詞平淺。字義清庸。務使愚夫愚婦。一日即可了
然。易於領會。而得神益焉。是爲序

時

天主降生後一千九百三十年歲次庚午

孟秋

譯者識

聖師伯爾納多行實上卷目錄

第一章 論聖人之父母及其誕生教育品行。 一張

第二章 論聖人孩年之清潔蒙耶穌發顯及其
母親病故。 八張

第三章 論聖人愛護貞德立志靜修並勸引同

志者棄俗。 十四

第四章 論聖人入會當初學及進聖經學。 三十

第五章 論創立明谷院院中受窮及苦中獲慰。 四十四

第六章 論苦中依恃天主修德之神火及其父
妹向化。 五十二

第七章 論行祝聖院長禮舊病復發及修士之熱心。 六十二

第八章

論聖人待己之嚴。天主另外照顧聖

人及起行化人之功。

七十一

第九章

論雨中修禱。

七十七

第十章

論西多與格羅尼二會失和

八十七

第十一章

論聖人對於自己屬下修士。

九十五

第十二章

論聖人先見之明。

一百三

第十三章

論聖人對己屬院。

一百十

第十四章

論貌里孟修院之災。

一百十九

第十五章

論聖人顯聖跡療人疾病。

一百二十五

第十六章

論聖人顯聖跡。被親友控制。及以德

報怨。

一百三十二

第十七章	論亡者出現。	一百三十七
第十八章	論修士之熱心及吾主發顯。	一百四十三
第十九章	論救人急難。	一百四十八
第二十章	論舊病復發及看顧故友與院士。	一百五十二
第二十一章	論整理修會。	一百五十八
第二十二章	論聖人幫助加爾都神職班及 現示三新會。	一百六十六
第二十三章	論聖人規勸主教司鐸等。	一百七十六
第二十四章	論聖人規勸官長及平民等。	一百八十五
第二十五章	論兵士修會。	一百九十二
第二十六章	論亞辣城及巴黎京會議。	二百

第二十七章 論聖人受人冤枉。

二百八

聖師伯爾納多行實下卷目錄

- | | | |
|-----|---------------------------|-------|
| 第一章 | 二教宗出顯。 | 二百十五 |
| 第二章 | 論聖人赴法國西南境。 | 二百二十五 |
| 第三章 | 聖人赴意國。 | 二百三十一 |
| 第四章 | 論聖人回明谷院。並論聖人不在院時
神顯院士。 | 二百三十六 |
| 第五章 | 論聖人預言未來。 | 二百四十二 |
| 第六章 | 論聖人二次赴法西南境。 | 二百五十五 |
| 第七章 | 論聖人再赴意國。 | 二百六十五 |
| 第八章 | 論聖人三赴意國。 | 二百七十七 |
| 第九章 | 論西多會明谷院之興盛。 | 二百八十八 |

第十章 論修士之善表。

二百九十四

第十一章 高代福理陞主教及真福日練爾卸世。

三百八

第十二章 聖人爲聖教及法王講和。

三百十四

第十三章 論聖人奉命招募第二次十字軍。

三百二十

第十四章 論十字軍之失敗。

三百四十三

第十五章 論聖人之傷心事。

三百五十

第十六章 聖人調停買司城與鄰邦之戰事及

所顯之聖跡。

三百五十九

第十七章 聖人福終列入聖品聖人死後西多

會之概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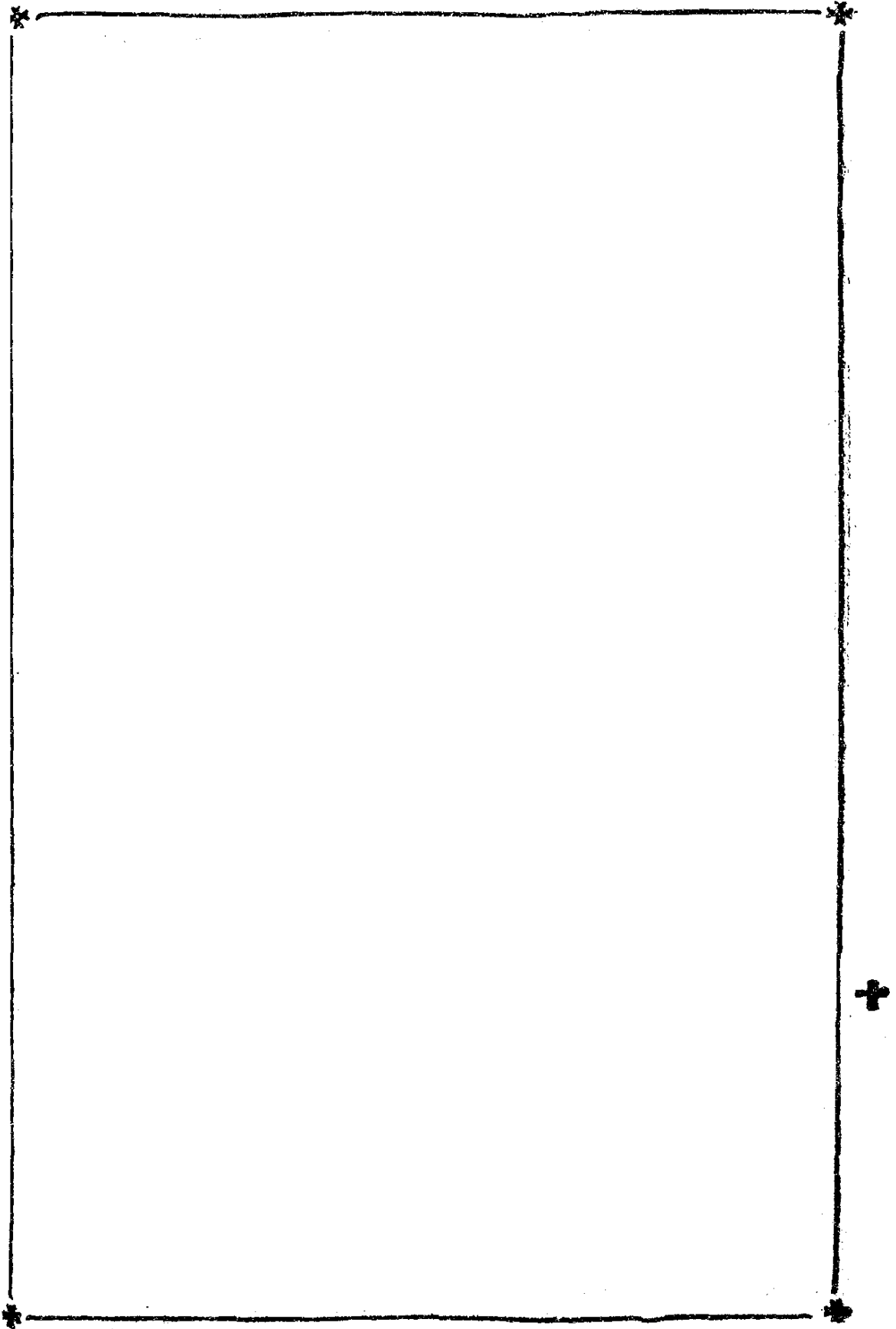
三百六十八

第十八章 論聖人的德行。

三百七十五

第十九章 聖人爲聖教博學聖師

三百八十三



聖師伯爾納多行實上卷

第一章 論聖人之父母及其誕生、教育、品行。(1091-1105)

聖人之父母在法國布爾共省 Bourgoigne 地茸城 Divio 附近。有村名逢德。Fonaines 村中富紳貴宦以及文武雙全、豪傑之士頗不乏人。其中最著者爲德司領 Tecelinus 外號掃祿 Sorsus (譯言帶紅黃髮者)。此人雖出身貴顯。位居大將。有無數財產侍婢。然而舉止謙下。行事忠信。上而善守教規。熱心事主。下而待人仁厚。樂于賙濟。因此本地諸侯愛之甚切。交爲良友。他亦不時隨諸侯出征。助諸侯平亂。攻敵。維持地方之治安。同時在本處別有一人。名伯爾納多。亦是當時最有名望之人。他跟前生有一女。名叫雅肋德。Alois 生得德色兼全。智慧非凡。先在孟把爾府 Mons-Barns 家父舊宅。從母親讀

書習善。本望日後守貞事主。入會靜修。豈知天主另有安排。不得滿其切望。當他年約十五歲時。他的父親將他娉與德司領爲妻。此事雖不如他的心願。但恐有違父之命。致使雙親難受。遂毫不推辭。如父母之意。結了婚。不遇堅心立志。不貪愛世間之榮華富貴。只專心習善。事事屬於丈夫權下。善管家務。以滿已成聖之切望。如此夫妻相助習善。彼此敬愛和睦。自然天主降福。越過數年。連得了六子一女。長子名古德。Guido 爲人賢智聰慧。謙心受教。故天主最鍾愛之。次子名日辣爾。Gerardus 爲人品行可法。舉止端方。聰明多才。善於量事。三子名伯爾納多。Bernardus 卽本書所述之大聖師是也。此子爲衆弟兄之魁首。一家之光榮。聖教會之標樑。四子名安德肋。Andreas 是個老實正直。敬畏天主之人。五子名巴爾多

祿茂。Bartholomews 此子自幼自重。不帶孩氣。頗有君子大人的氣象。終日度那純潔無罪的歲月。六子名尼瓦爾多。Nivardus 是個輕賤世財。愛慕天福之人。女名恒白利納。Humbelina 本行四。亦如諸兄。遂母習善。且說夫婦二人。既蒙天主賞了如此多的子女。自然喜樂非常。願好好教養他們。奈何德司領雖係一有德之人。然身為大將。時常奉旨東征西討。無暇治理家務。善教子女。隨將此事全託於愛妻雅肋德一人管理。雅肋德善承夫命。担管家務。盡心教養子女。不因子女衆多。家務繁雜。就敢把子女託於別人哺養教訓。怕因此變了子女向善之心。衆弟兄既自幼蒙慈母的提撕訓誨。自然也都效法母親。好善惡惡。上愛天主。下愛世人。有時也隨着母親出外看顧窮人。個個手中帶着濟貧的銀錢。衣食等物。前行後

隨的踴躍前去。至於叫當時之人。比雅肋德如同聖母。稱他的子女們如同天神。雅肋德既是一大德不凡的聖婦。所以不但願欲衆子女。全守天主的規誡。修那平常的德行。且還願欲他們都成聖成賢。爲此常親身立表。以言以行教訓他們。謙卑自下。潔身清慾。忍難勝苦。粗衣薄食。等等善功。衆弟兄亦全是追隨母親之善表。不怕吃苦受勞。如此上法下效。把家庭變成了一個隱院。衆弟兄從小既受了如此好教育。無怪乎日後都棄了塵世。入了靜院。成了大聖名賢。

誕生○今且不提雅肋德別的子女。只說三子伯爾納多。生於一千零九十一年。自幼舉止不凡。明悟德行。俱超出同胞。當其未生之前。其母作了一夢。夢見自己胎中所懷者。乃一全身發白。背上



產 前 奇 夢

畧帶紅黃色毛之犬。向四外而吠。醒後甚爲驚慌詫異。不知此夢有何預兆。遂訪問當時有名的。一位盛德年高的老隱士。將夢中的原尾向他說明。那位隱士得了天主默啟。用聖詠之言。爾犬舌勝爾仇的那句話。回答道。你可放心。這是個頂好的先兆。你將成一至好小犬之母。他將要看守聖教。咬倒那些相反信德的仇敵。就是他將要成一出奇宣講真道之人。要以他那至有神效的妙論。辨駁各種謬理。攻斥各種邪說。打救無數人靈。聖人的母親一聽老隱士這番言語。真如天主親自默示的聖言。甚是喜歡。遂卽預先定志。要另外好好教導此子。爲使他能達到天主所願成之目的。果然工夫不多。生了此有福之子。爲母親者是如何喜歡。自不必多說。只說聖婦得了此子。不但照常感謝了天主。且還願意

效法先知撒慕耳的母親。聖婦亞納之善表。把此子奉獻了天主。使他日後聖神父。在聖堂內。事奉天主。日日奉獻那馨香的祭品。爲此時常察其舉動。正其過失。務要使他將來滿自己的終向。就學。○且說。當時在沙地隆村。Chamillon 有一大學校。有神父數位。充教師之任。校規甚善。學名遠傳。且德司領又是此地的富主。村中有他的舊宅。也有僕婢數十人。常常在此看守。雅肋德同丈夫商議後。就將伯爾納多送到學堂中讀書。此時伯爾納多年畧八歲。年紀雖小。然天主賞他生來的聰明。也沒有辜負了父母的一片好心。在學堂讀書。大大超過同學。况說學堂的教員。都是才德兼優的。不但尙學問。且也注重德行。伯爾納多自幼受了母親的好教訓。今又被師長的引領。能不是品行完美。遠遠超過別的孩子。



主 獻 生 甫

童麼。所以聖人在學校裏。常是遠離嬉戲。愛慕幽靜。易受教訓。樂聽師長之命。對於大眾。則常和顏悅色。寬洪大量。把他後日論聖瑪辣濟亞主教之品行。所說的面容清亮。衣冠樸素。言語謹慎。行事敬畏。默想恒久。念經熱切。行事以前。求主爲先。信德很大。望德極堅。愛德至熱。謙德最深。孝順更是出羣。善與人謀事。助人得成。事之良效。惱惡空閒。喜歡勤勞。以受人辱爲樂事。隨己心反爲羞恥。因其明智功德。見寵於天主及世人前。這些話如今在他自己身上。已全現明了。請問有如是好品行之書生。何須他人教導。而不自成聖入賢乎。故聖人在學堂十餘年。德行學問大大長進。昭昭入人耳目。真是超凡出衆的。堪爲衆師徒之模範。

第二章 論聖人孩年之清潔。蒙耶穌發顯。及其母親病故。

孩年之清潔。○聖人自孩年。卽患頭痛病。時常暴發。有一次。痛得格外利害。難以支持。遂抱頭。踰臥牀上。他人見了。無不憐憫。有人請了一巫女來。給聖人歌舞彈琴。想就此畧輕減聖人之苦。豈知那巫女一進聖人身邊。正要歌唱彈琴。聖人一見。不勝憤恨。立即勸聲怒色。把那巫女逐出。天主見聖人如此勇敢。愛慕清潔。便賞他立時病愈。此後聖人之德。較前愈爲彰顯。甚致堪如撒木爾先知。幼時在西老得親覩天主之光榮。

耶穌發顯。○某年在學堂裏。預備過聖誕瞻禮。將到半夜子時。眾人皆在堂內。等着望大禮彌撒。聖人那時亦在堂內。俯首沉默。思想耶穌降生之奧蹟。忽見聖母抱嬰孩耶穌發顯。燦爛奪目。光耀

過日全如當初誕生於白冷郡的光景。聖人目覩心喜。於是全全忘記世間人物。神遊天上。頃刻之間。蒙主默示。得洞悉天主降生之奧蹟。比讀千萬卷書。懂得更深且妙。聖人終身不敢忘此異恩。所以日後寫了一部書。講論天主降生的奧妙。書中理議。俱是精透入微。遠超古今名賢。題曰。遣使書。即大天神嘉俾厄爾。奉天主命來加利肋亞郡。與童貞瑪利亞。論天主降生之奧義也。

聖人之母病故。○聖人在校讀書約十餘年。待至十九歲時。方舉業下校。那時父親仍事戎効國。身爲大將。顯祖榮家。後世有名。每親年約三十八九。諸德全備。堪稱爲女中之聖。兩兄從父爲宦。餘三弟與妹尙在家事母。此時見三兄回來。歡歡喜喜接入家。終日同遊同息。母親見三子才德出衆。將來定有厚望。心中的歡樂。

真是難以言傳。至於聖人愛母之情，亦是筆舌難以形容的。於是母子日日談德論善，以生前死後獨事天主之樂相勉相慰。奈何世間團圓難保恒久。正當同居共權之際，轉眼即變爲悲哀。却說聖人回家不久，其母薨了。天主默示，知道自己不久必要去世。若論如何得此默示，今不防畧記於下。雅肋德原是一位聖婦，各樣德行都有，但他最著名者是愛人之德。

每年於本堂主保聖盜博羅削週年瞻禮日，必請各等神品班來自己家中用膳，自己親手服事他們。此舉大中樂了天主及聖盜博羅削的歡心。某年天主默示了他。下年在此聖人瞻禮日，必去世升天。聖婦先將此默示隱而不露，後於此聖瞻禮前一兩月，方將此事告知丈夫及衆子女與家下人等。初則衆人以爲笑談，不

甚相信。後衆想聖婦大德不凡。所言必不能虛。便信以爲實。果於
聖盎博羅削瞻禮望日。聖婦忽得瘡症。瞻禮本日大禮彌撒後。聖
婦熱熱切切的領了聖體。復求領終傅。衆見聖婦病不甚重。初不
願給他行此聖事。只因聖婦求的懇切。不得已方給他行了。聖婦
一領了終傅。便使人送衆神品班去用飯。當衆人用飯時。聖婦喚
他的長子古德前來。向他說。待衆人用飯畢。你請他們來此。古德
領命去了。及衆用飯畢。便傳母命。請衆來母臥房。衆人來到。聖婦
向他們說。我的死期已到。求衆位快給我念臨終經吧。衆人領命
便念。聖婦亦同他們念。念至爲主苦難。爲主聖十字架兩句。
聖婦舉手向天。把自己靈魂託於天主手中。畫了聖號。便平平安
安斷了氣。時在降生後一千一百零五年九月三十日。天神送其

靈魂到天主台前。領他一輩子苦勞的賞報去了。聖婦一死。靈魂入了天鄉。在天諸聖定然喜樂慶賀。然而爲世人可是個大悲痛。另外是那些孤兒寡女及有病苦的窮人。他們當日常受聖婦賜濟。拿聖婦好似慈母。如今聖婦一死。定然是悲傷非常。至於聖婦家中的人。更不屑說了。聖婦的丈夫德司領多年以來。視聖婦如本家之蔭庇。今見他一旦身亡。心下痛悼如裂。弟兄姊妹等。本愛母親如自己性命。今見母死。真如喪了性命一樣。百事無味。日夜不寧。時常抱頭悲哭。至於伯爾納多自幼與母同心合意。愛樂相通。疑難相問。今見愛母身死。好像絕了生路。不知去向。再加上家中衆人悲哭哀慘。愈增其苦。真成了萬箭所射的把子。自己有著在心。還須日日好言安慰父親兄弟姊妹。不令他們過於悲傷。但

可惜自己能安慰人而無人能安慰自己。如此無興無趣的。悶悶
過了一二年。且說聖婦死後數日。衆人卽以大禮葬於地茸城。聖
伯尼經堂內。後過數年遷葬於明谷院。

第三章 論聖人愛護真德立本辨後進動與同志者棄俗
愛護真德。且說伯爾納多自幼即以爲慈惠關親的提過了一
二年。親戚朋友們都來勸他。說你全已成大人。當備親自登程。不可
猶豫不定。但衆人都是偏於世俗的主見。向他道。像父親見寵於
諸侯。家族又貴顯。你長的模樣極俊美。舉止文雅。多才多
能。只須一願。高官厚祿。立即到手。有何難處。若如此度生。豈不快
乎。伯爾納多一時誤信此言。他這世業漸漸冷落。爲善事。時常在
親友家。或自己本家。同朋友筵宴取樂。雖有時來不及母親願他
聖神父之美意。心內極爲不安。竟捨不得拋棄舊業。魔鬼見他
冷落於善事。漸漸變了世俗。亦以此情形來誘惑他。某日有朋友
家某婦來見幼妹。伯爾納多無意中見了這位小姐。生得秀雅可



愛 護 貞 潔

愛。目覩心喜。少頃。心生邪念。不能除。內情發動。不能平。伯爾納多自幼貞潔無污。今覺如此異感。心下慌亂。大吃一驚。遂背地離開朋友出屋。速跑到附近冰水池邊。急忙跳下冰水池中。久立於冰水中。受其寒冷。漸漸覺得心平。淫念消除。方想上岸。不料一身凍得冰僵若木。不能上。幸有家人見之。快救他出來。聖人如此勇敢。惡魔見了。自然不悅。矢欲將聖人之貞德損壞而後快。於是鼓動壞人顯然誘之。某夜聖人獨自在屋。有某無恥之徒入內。巧言欲引犯罪。聖人見。怒從心起。厲聲斥其無恥。將其逐出。惡魔此次又被聖人得勝。仍不甘休。某日。聖人同友出外。宿於某店。惡魔使店中主母。三番入聖人屋。欲行不端。聖人憤甚。三番高聲喊賊。而逐之出。眾聞喊賊聲。三番起尋賊。但不得見也。惡魔見始終不能取

勝乃罷。從此聖人之貞德不但未損。且愈加光明矣。天主見聖人如是勇敢。甚是歡喜。遂賞聖人此後終身不覺邪情妄動。竟使聖人成了童貞者之主保。

立志靜修。○再說聖人連遭了數次大誘惑。雖賴天主相幫。都勇敢克勝了。但一回想。不覺心爲之寒。自想久居毒蛇之地。難保不受其害。又因他這數次克制私慾。戰勝邪魔立的大功。與他母親在天轉求之力。天主遂願借此變化其心。叫他認明世俗的虛假。在世俗場中如何危險。世上的榮華富貴。安逸快樂。如何虛妄。如何短促。一死卽完。天主又借聖經上的話。不斷在他心內喊着說。你們負重任者。前來就我。我要輕減你們的重載。你們背我的軛。便找着靈魂的真平安。此時伯爾納多。一面願隨天主聖意。遠避

世俗。一面又捨不得世俗的安逸福樂。因此內外受攻。弄得苦不堪言。猶豫不定。便跑到母親墳上。雙膝跪地。淚流滿面。哭求母親指示他當行之路。未竟得了默示。穩定了自己的心志。決意要遵母親遺訓。棄俗靜修。聖神父。回家後。就加倍守齋。克苦誦經。默禱。以備後事。但心志雖定。要離俗靜修。惟不知該到何處去修行。遂盡心打聽。尋覓各靜院之所在。後來聽說在地葺城北。五十里許。有新立之西多靜院。地廣人稀。規矩甚善。心想若能去那裏隱修。便可遠離世俗。親近天主了。忽而又想此事關係重大。不可獨自擅辦。不若先同家中之人商議。然後再作道理。即將此意告知父親兄弟們。豈知他們都是以俗見量事。大不以爲然。竭力阻擋他。道家中如此貴顯。你又生得如此賢智。怎可不陞官求祿。安享世

榮。偏要隱居沒名呢。聖人聽了家中人的這些話。弄得心又猶豫不定了。一面捨不得割斷戀愛家鄉世榮之情。一面心中常受母親遺訓之責。頗覺不安。如聖人後來親自說的。當時他的母親。屢次發顯出來責備他說。你自幼時。我盡心教訓了你。是爲叫你貪戀這世上的虛假光榮麼。我聽了母親這責斥的話。弄得我心中紛紛。進退兩難。某日父親與兩兄。（那時已都陞爲大將）幫助諸侯圍攻濟耶城。我亦同去了。路上走時。心中還是思想此事。如何辦才好。可巧行至半路。經過一座聖堂。我便進去誦經。正在誦經時。忽蒙主默感。我心甚覺悲痛。我卽舉手向天。淚如雨下。在天主台前大大悲哭了一場。就此把我心完全變過來了。決意要遵母訓。棄俗靜修。聖神父。

勸引同志者棄俗。○聖人既蒙天主變化其心。決意要棄俗靜修。遂又想如此善舉。不可一人獨行。尚須勸引衆親友。一同棄俗去靜修。於是用天主賞他的那好口才。到各親友家。宣講輕棄世俗之福。獨事天主之樂。及人生命之短促。天堂永福之當求等道。因聖人生來的好口才。善於說辭。所以所說之話。如火似箭。直射人心。令聽者莫不傾心向化。其舅父高得里。Gaudy 首先動了心。應承了要棄官出家。陪外甥去隱修。繼而五弟巴爾多祿茂亦許同去。四弟安德肋年約十八。纔陞了官。愛世榮之心盛。一聽三兄之勸言。卽發怒聲。回道不從。某日母親發顯。面貌如生時。惟美麗可愛。大勝於昔日。好言勸他聽從三兄之言。離棄世榮。專事天主。安德肋見了母親喜甚。立時遵命。來將此事報知三兄。並應承出家。

古德○長兄古德本亦願從三弟棄俗隱修。但位居大將。且有妻室幼女。不知此事如何得成。遂向聖人說。先同妻子商量。若妻子允許。必不失信。豈知一將此意向其妻子言明。其妻甚不樂意。竭力阻止。古德甚覺難受。聖人受主默示。知此事將來必成。便安慰他說。兄可放心。來日必同弟棄俗靜修。因賢嫂後日。或允兄從弟。或生病早亡。古德因妻子不准自己從三弟隱修。亦無別法。不過先辭了大將之職。親手作工。以養家人。在家自度。那隱修之日罷了。過不數日。伯爾納多從外勸引數位同志者回。方一到門。古德之妻。立即身得重病。岌岌將終。暗自想道。莫非天主罰我阻止丈夫隱修乎。遂悔恨已過。又想聖經之言曰。脚踏釘尖者。終必受害。急使人叫三弟進來。聖人一到。他即苦求聖人寬免他。阻丈夫棄

俗之罪。並許下若蒙天主療痊此病。誓必不再阻止丈夫棄俗隱修。此願一許。病立時全愈。病愈後。果不食言。使以聖教禮規。與丈夫相約分居。夫從三弟伯爾納多去隱修。自己帶兩女入女修院。後當了樂利亞格 *Lauriacum* 女修院長。在位善領屬下。大有聖德之名。末竟福終不提。

日辣爾○只有聖人二兄日辣爾。身居大將。性情剛勇。初聞長兄聽信了三弟之言。心甚不悅。速回家鄉。勸長兄勿聽三弟之言。說他是本家的長子。理當仕國立功。繼先世祖業。榮家留名於後世等語。古德先以好言息二弟之怒。後說自己志意決定。不可再移。某日母親發顯於伯爾納多。勸曰。我兒伯爾納多。勉哉勿懼。你所起行乃天主之事。當奮力繼續前行。務要盡力勸化全家。敬事天

主。後人必稱汝弟兄有福。我今在天堂福樂之地。等待爾等。說畢。不見。伯爾納多聞言更覺有興。遂親來勸二兄。日辣爾怒目忿忿。那裏肯聽。伯爾納多蒙天主默示。大聲嘆道。噯。我知惟有苦患能開二哥的明悟。遂置手在他胸上。說道。現今二哥心硬如鐵。難以感化。將有一日。要有鐵鎗刺開爾胸。那時你必變化。且此日不久必至。後果應聖人之言。因過不數日。日辣爾帶兵圍攻某城。忽有一箭飛來。正中其胸。翻身落馬。爲敵兵所獲。此時日辣爾想自己。已是九死一生之人了。大聲喊道。我願成修士。我願是西多會修士。他雖如此呼喊。仍被人拿獲。押送進城。早有人將此凶信。飛報伯爾納多。請聖人前去相救。聖人不肯。只說我早就知道。脚踏針尖者。終必受害。但可寬心。此傷不致於死。且是他得救的原由。後



預 言 劍 傷

果如聖人所言。因日辣爾被押在監。方纔醒悟。想起聖人之言。甚是後悔。求主赦己固執之罪。並許願。若蒙主賜病愈出監。必從三弟棄俗隱修。此願一許。立時槍傷全愈。但尙未出監。不能還願。某日伯爾納多扮作一工人來監。想救二兄出獄。豈知一到獄門。守監者不許相見。不得已。到了監門口。大聲喊道。我兄日辣爾。我們不久就去入西多會。你既不能出來。同我們一齊前去。你就在此當修士罷。因你也知道。有願莫能隨者。在天主台前也有實行之功。日辣爾在內聽見三弟之言。心急如火。恨不得一時出來同去。纔好。過了幾天。一夜正在寢寐。忽聞一聲向他道。今日是你得救之日。又聞叱咄一聲。驚醒。見脚鏈手銬脫落。喜甚。卽由獄下地道暗暗逃出。回至家中。感謝了天主。後將事之原委。向家衆言明。衆

人聽了。甚是歡喜。日辣爾自此完全變化。伯爾納多見了。心中大悅。勸人輕世。更有心火。又蒙天主降福他的言語。使聽者大爲感動。皆願效從。甚致有爲母者。藏其子。爲妻者。隱其夫。不使伯爾納多得見。怕聽了聖人之講勸。隨之而去。雖如此數十日中。聖人仍勸化了三十餘位。大家子弟。棄俗靜修。此處不便一一盡述。但有吾高的事跡。頗堪記錄。遂書之如左。

吾高○吾高是當時很有名望之人。出身貴顯。家資富厚。亦是聖人之知心好友。他一聽說聖人棄了世俗。不禁暗自大哭一場。想今世失了一位知心好友。不能再見了。可巧有一天。無意中。忽然遇見了聖人。他一見自己可愛的良友。不禁眼淚汪汪。如珠似的流下。抱頭相哭多時。後心神稍定。淚流畧止。各道自己之心情志。

願談論間。聖伯爾納多將世福之虛假。隱修之利益。向他說了一番。吾高蒙天主神光感化。聽了甚是動心。也願隨聖人棄俗隱修。但回家之後。又生了畏難的心。原來貴顯之人。家富友多。好惡各異。吾高雖同聖伯爾納多爲友。但亦有別的朋友。那些朋友與聖伯爾納多之意見。大不相同。一聽他說要從聖伯爾納多棄俗隱修。大都不以爲然。竭力勸阻。過了數日。有人將此事報知聖伯爾納多說。吾高被別的朋友勸阻。已廢了前日之志。聖人一聞此言。不勝悲傷。想再尋一合式之良機。勸說勸說他。奈何此機難遇。因吾高那些朋友。時刻不離左右。不容他再見聖人。幸過不多時。在本地開主教會議。聖人想借此機會見他。遂與他寫了書信一封。約其赴會參觀。吾高蒙請到來。亦甚願見聖人。但他那些朋友常

前圍後護。不容他見聖人。令他坐在一平原涼快地方。大家圍着。說說笑笑。聖人遠遠看見。甚覺傷心。然而無法近前。不過帶着滿面的眼淚。仰天哭求天主。可憐自己的好朋友。天主果然聽了聖人的祈求。忽然黑雲佈天。狂風大作。雨如傾盆。衆人見了大吃一驚。各自飛奔臨村避雨。當衆人亂跑之時。吾高落在後邊。聖人上前。向他說道。良友呀。請同我受此雨淋吧。話方出口。風雨立息。天色放晴。聖人又苦口勸他。勿廢前志。吾高聞勸。又動了心。滿口應承。立刻勇勇敢敢的從了聖人。後同聖人入了隱修院。在院殷勤守規。自不必說。後他親自建立了本底尼亞格 *Pontiacum* 修院。當了此院的長上。未竟因其才德出衆。被簡爲奧底西約 *Audisiorensis* 教區的大主教。在此榮位上。大大相幫了聖教會。並光榮了西多會。

再說。聖人見同志的人。一日多似一日。就先把他們安置在沙地農。Chaignon 自家的舊宅內。教他們學習隱修度日之法。日日盡力勸勉他們。效法先聖之表。修德進善。眾人聽了聖人的勸勉。大眾一心。在此事主習善。約過六月。某日聖人神目中。見眾人同坐在一大廳中。忽有一人自天而降。手裏拿着滿盛奇香美味的寶器。挨次倒給眾人少許。眾人一嘗。甚覺甘美。真是從來未曾嘗過的食品。只有二人未得分飲。以後此二人均半途而廢。聖人想時候到了。該去入西多會隱修了。就領了哥哥兄弟及同志諸友約三十人。先來家辭別老父。父親一見眾子要離家遠去。以人情而論。固然不免難過。但因他亦是個有德之人。常以信德看事。一想自己得有這些好孝子。願爲天主犧牲自己。作此善舉。於是將難變

成了非常的喜樂。向他們說。我知道你們的志願甚大。不阻攔你們前去隱修。望天主降福你們。平安去罷。此時聖人幼弟尼瓦爾多年方十二。尚在外間玩耍。一聽說他哥哥們帶了多人回了家。就快跑回家中。看他哥們。他大哥古德一見。就向他說。小弟尼瓦爾多。我們這就要起程。一家之房產地土。我五人都不要了。甘心全讓給你。只望你在家替我們好好奉養老父。尼瓦爾多年紀雖幼。一聽這話。大動於心。不禁滿面眼淚。大聲嘆道。哥哥們把天上永遠真福留爲自己。把這世上有損有壞之世物給我。這個勞法實屬不公。小弟決意不要。說罷就要隨他哥哥們去隱修。衆人向他說。你年紀尚小。不能同去。暫且在家等候。豈知尼瓦爾多年紀雖小。志願不小。決意要去。只因衆人不允。無奈只得留在家中。過

三四年。就去找他哥們。同他們一塊苦修去了。

第四章 論聖人入會、當初學及進聖經學

聖人入會○聖人領着衆人辭了老父以後。就到母親的墳墓上。跪地誦經。求母親在天轉達天主。賜以恒心守志之恩。此時聖婦雅肋德。在天堂見五子同心愛善如是。母心定然大樂。求畢。起身忻然上西多入會去了。時在降生後一千一百十三年。聖人是年纔二十二歲。

且說西多會。那時正當聖斯德望當院長。建院方十五載。規矩甚嚴。身穿粗衣。冬夏不更。整年兩下鐘起。遇主日。大瞻禮日。一下鐘。或一下二刻起。每日進堂七次。誦經沉默與祭。約七八點鐘之久。此外尙當作五六點鐘之手工活。常守緘默。夜不解衣。硬床而眠。美酒肉味皆不用。只以素菜麵頭爲食。清水爲飲。且大齋甚多。每

年自九月光榮十字架瞻禮起。至次年復活瞻禮止。七月之久。常守大齋。只午時飽餐一次。遠近之人。雖甚敬愛此會。但見規矩如此嚴厲。無人敢入。因而院中會友。只死不添。眼看就要滅亡。院長聖斯德望見了這班光景。甚是悲痛。不知如此度日。合天主聖意與否。遂命一位要死的修士說。噯。可愛弟兄呀。請看我們離棄了守鬆規矩之修院。來此守緊規矩。人多以爲過度。無人敢入。我們這會。我們的人只死不添。眼看就要絕滅了。天主亦不顯示他的聖意。教我們知道。我們所行。是否他的聖意。說到這裡。聖人及在跟前衆修士。不禁一陣心酸。淚如雨下。繼而聖斯德望心下稍定。帶着滿面的痛淚。向那位將死的修士說。所以我因天主聖名。以聽命聖願。命你死後再回來報知我們。此會究竟中天主聖意否。

我們所行是天主所愛否。那位修士滿口應承。遂就平平安安的斷了氣。果然工夫不大。某日聖斯德望同衆修士勞力作活。到歇息時。聖人在一邊念經。沉默。忽然那位已亡修士身發大光。自天而降。離地數尺。現於聖人前。聖斯德望一見。且喜且驚。就快問他什麼姓名。來作什麼。那位修士說。我是前日身亡的某修士。蒙主恩得入天鄉。今特來復命。解院長之疑難。聖人問。何命。那位亡者說。神子死前。神父命神子死後。再回來報知神父。及衆弟兄。天主喜歡我們這會否。我今特來傳命。天主狠喜歡我們這會。不久就要打發許多人來。入我們的會了。且要大大的興旺此會。傳倒天下。至世界窮盡不能滅。在會之人。都得救靈。聖斯德望一聞此言。甚是喜歡。大大的感謝了天主。亡者之言。至此時起首應驗了。



納 祈 門 叩

再說。聖伯爾納多帶同志者三十人。行了數日。方到了西多隱院。院長聖斯德望以禮接見伯爾納多。求收納三十人入院隱修。斯德望一想。都是一些大家子弟。只恐伯爾納多是出戲言。遂微笑而不答。末竟知道衆人出自真心。便歡歡喜喜收納爲徒。三十人歡天喜地進了修院。甘心負耶穌這至甘飴之輓。自此日起。天主大大的降福。廣揚了西多修會。使他能傳遍天下。因自那日起。不但男修院日見增多。就連女修院亦開始創立了。因爲同聖伯爾納多入會之人中。有一些是有妻室的。他們見自己的丈夫如此勇敢棄俗。也都動了心。待丈夫同聖伯爾納多入了修院後。他們這些女輩亦不願在世俗度日。都願棄俗進會。以修純全之德。但那時尙無西多會女修院。故都入了聖本篤會。日里女修院。

過數年由此院建立了西多女修院。

初學時○聖人與同志三十人。一進了會。過了數日。即脫了俗衣。穿了會衣。當初學保守者。就此三十人。不但外面棄了世俗。且從心把昔日所有的榮華富貴。全捨棄了。甘願受貧苦。粗衣糲食。手工誦禱度日。夏日忍晒。冬日熬寒。竭力苦身。清心事主。諸事全與衆老隱士無異。其中最著者。是伯爾納多。如聖人後來當了院長。幾時要收人入會。就向求入會者說。只許你的心進來。當把你的肉身留於院外。即是說的修院。不管肉身之事。只管靈魂。今自己先照此行了。因爲他一進了保守院。就把肉身之事。全置之度外。只專務修德事主。安救己靈。爲修德不拘如何艱難。總不推辭。聖人明知德行是苦勞修成的。所以要修德行。非先克制自己的三



服 易 裝 改

司五官。正自己的思言行爲不行。所以他卽盡力克制自己的言行。叫他時事合規。今將聖人所行。畧提一二。爲使我們知道。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不是天生的聖。是自己勉力修成的。我們要成聖人。也得照樣而行。

第一。聖人知眼目。是犯罪的門戶。要修德成聖。先當謹守眼目。所以就竭力克制自己的眼目。常常垂目下視。總不東瞧西顧。甚至保守。住了一年。尙不知所住之屋。有頂閣與否。整日進堂。竟不知堂中有幾個窗戶。原來堂中只有三個窗戶。本是顯然易見的。而聖人竟不知。又某日在一湖邊。整做了一天活。次日別人提起那湖。聖人還不知其所在。請看聖人謹守眼目。到了何等地步。許有人要問。如此謹守眼目。不太拘泥了麼。寫聖人行實者答說。不然。

聖人如此。乃是出於自然的。因聖人心中常想天主。同天主密談。所以無心留戀外物。即便偶見偶聞世事。亦是隨見隨忘。隨聽隨去。決不留於心中。

第二。聖人知耳官聽閒言浮語。狠能散亂人心。使人聽不着天主。默敢的聲音。就此丟棄熱心。遠離天主。故此竭力克制自己的耳官。總不聽閒言閒事。某日聖人的親戚來院望着他。院長命他出見。相見之時。聽了些世俗新聞閒事。趕到了念經時。照常舉目向天。想能如平日得天主的寵光。滿嘗天上的神慰。豈知這次什麼也沒有得着。只有分心走意而已。聖人一覺這次如此分心散亂。不知由何而來。甚是驚異。自想恐是方纔聽了些閒話。分散了心。因而招天主不悅。不肯再賜寵光了。越想越懊悔。待公經畢。就急

忙俯伏在祭台前。痛哭自己之過失。用聖咏上的話。向天主說。請
吾主勿怒責我。云云。如此至再至三。天主裝聾不聽他的祈求。如
此悲哭求了二十五天工夫。天主方動了慈心。又顯示了他。再以
自己的寵光。充滿其心。以後聖人更明白了。聽聞言閒事。分散心
神。如何招天主不喜歡。就此定志到死不再聽聞言。打聽閒事。分
散心神。過了數日。又有別的親戚來望看聖人。院長聖斯德望又
命他出見。聖人甚是爲難。一面有長命當從。一面又怕就此再招
天主不悅。遂心生一計。用一塊粗麻布塞住自己耳朵。帶上會帽。
爲使別人不理會。如此雖在客廳見了他們一點鐘之久。但他們
說的閒言。一句未聽見。不過臨別時。只給他們講了幾句道理。別
後進堂念經。仍能照常得天主的寵光。嘗天上的神慰。

第三。克苦肉身。聖人待自己肉身。很是嚴厲。總不寬鬆他。會中穿的。雖是粗衣硬服。然聖人猶爲不足。在會衣內暗暗穿一件苦衣。終身不脫。會中規矩。雖整年早起晚睡。睡覺的工夫又甚短。且是睡在硬床上。不准脫衣。而聖人尙屢屢整夜不睡。只念經沉默。困極。則稍息片時。且常自歎道。沒有比睡覺。更浪費人千金難得之光陰的。也無一事比睡覺。更可厭惡的。故此聖人。若見人有好睡覺的毛病。或在誦經時有好打盹的毛病。甚不喜悅。若論食物。會中所食者。本是粗飯素菜。所飲者。是清水。合酒之水。酒稍許。而聖人又係大家出身。昔日之飲食。俱都是嘉餚美味。今食此粗茶淡飯。尙覺過好。想自己是一罪人。是一有名無實之修士。當不起用飲食。所以飯時。屢次眼淚流在碗內。飯淚一塊並食。論酒聖人一

滴不飲。且吃此粗食。還有一定的數。總不過節。若稍過了定數。必嚴責自己。決不寬容。至論謹守口舌。更不必提。因爲院中規矩。總不許閒談。聖人就緊守己口。總不言語。賴着院中這靜默的規矩。聖人常能收斂心神。着自己的明悟。常存想天主。及各種事。主教靈之事。使自己的記念。常記念天主。無所不在。及各種超性事理。教自己的愛欲。常發熱愛天主的善情。時時同天主密談神交。結合不離。聖人雖終日思念天主。然而在堂中思念天主更誠切。所以一到誦經之時。他那清潔的靈魂。立刻高飛天上。同天朝神聖。一同讚美天主。享那天上神樂去了。因此常嫌誦經的工夫過短。過得太快。

生病○聖人本是大家出身。自幼飲食甘美。衣服細軟。總沒有勞

力動作過。今入了會院中的規矩。本很嚴緊。終日誦經沉默勞苦作活。耐冷受熱。忍飢受渴。聖人尙加上一些內外苦工。他那嬌貴的身體。如何能支持得住呢。因此入會不久。即得了重病。胃口疼痛。不能用食。另外生冷之物。絲毫不能用。吃什麼吐什麼。甚致有時。見飯就想吐。爲他人用食本一樂事。爲聖人倒成了一苦事。去飯廳用飯。真如囚犯赴法場受刑一般。然人不食。不能生活。故此不得不勉強飲食。但食不下嚥。遂求天主去其口味。天主允其所求。去其口味。從此再不覺食物之滋味了。然此亦不過苦上加苦罷了。因不嘗食味。而所食者。屢爲傷胃之物。則胃口更不能消化。吐之愈甚。久而久之。五臟六腑存食不足。皆漸漸枯槁。有病了。爲聖人行實之人有言。爲聖人可全放心。沒有犯貪饕的危險。又曰

聖人胃口不容食。而能生活不死。真聖跡中之聖蹟也。

第四。愛公規。聖人克己甚嚴。且加重病纏身。自然身體日見衰弱。然聖人毫不自惜。守規如常。有時覺得有自惜之念。生發。想求寬息。卽自己向自己說。伯爾納多呀。伯爾納多呀。你爲何來此。是爲求安逸而來的麼。不是爲修德成聖。奔走天堂苦路來的麼。旣爲此而來。今遇苦。何不歡喜樂受。想求安逸呢。如此常自奮勉。忍苦守規。有時修士作勞力之活。如挖地背柴等工。聖人實在無力與衆同做。卽作別樣更卑賤之活。又發自愧之心。想別人都是聖人。都比他強。他不過是修士中末了的一個。保守中。至無用的一個。如此外面作工。心中發那謙卑自己之心。真是一馨香好祭品。大悅主心。某日見衆修士。割麥甚忙。自己甚願相幫。但可惜身體

太弱。又沒有作過此活。不習於割麥之法。甚是難受。卽跪地求主。賜其身力。及會割麥子的恩寵。好能相幫衆弟兄負勞。天主果然聽了他的苦求。念經畢。即覺身力加增。智識大進。不但會割麥了。且比別的修士割得更快。此處只提此一件事。論別樣超過他力之事。也常是先求天主相幫而行。天主亦常聽聖人的祈求。助他力所不能者。

進聖經學○聖人自入會。業已把肉身世俗之事。拋在背後。一心專務與天主結合。密談神交。聖人既如此時時不離天主。喜歡同天主言談。自然就愛聽。愛想。天主的聖言。全部聖經。既都是天主親自說的話。默啟聖史們寫的。所以他最愛聖經。一有工夫。卽看聖經。念衆聖師們的註解。且將聖經奧理。返復存想。照聖經之道。

理。正自己之言行。愈想愈明。其中之奧蘊。而那愛讀之情。愈加孜孜。攻讀雖勞不倦。因而成了古今最著名之一大聖師。時年二十三。而學問可比明師。日後舌辯筆寫。引証聖經之言。口如懸河。聖師中無一用聖經之言。如聖人用的更恰當更多的。且講解聖經之妙意。又非他聖師可比。所用之話語。文詞。理義。真是甘甜如蜜。另外註聖曲。講的更高妙。自古無有一聖師能及。

第五章 論創立明谷院院中受窮及苦中獲慰。

創立明谷院。○天主既以無窮上智栽植了他的西多會葡萄園。必然願他的枝葉日茂月盛。發展到各處。爲此先默感了聖伯爾納多等三十人。來入這葡萄園負勞。再借彼等之善表感化他人。亦來入會。前者人以西多會規矩太嚴。不敢入者。今見了基利斯督這些勇士投入此會。方知非人力所不能者。於是一傳十。十傳百。皆爭先來入此會。且來者多是大家子弟。少年書生。未幾院中盈滿。無地容納。院長聖斯德望見而心喜。遂欲分立新院。與衆修士商議。於是年分立了一座新院。名非爾米達。Firminus 派伯爾特耶 *Bertrandus* 爲院長。過一年。卽一千一百十四年。入會之人仍絡繹不絕。院中又不能容。遂又分立了一座新院。名本底呢亞格。Pouilly。



長 院 型 擢

vacuum 派玉高爲院長。此人後陞爲主教。到第三年。卽一千一百一十五年。入會之人愈多。又分立兩座修院。一名茂利孟多。Mortmondum 派亞爾關 Arnolus 爲院長。一名明谷。派伯爾納多爲院長。是年伯爾納多年二十四。入會未及三年。年雖幼小。身又多病。然院長聖斯德望久知其才德不凡。是主所寵之聖。故不計年歲少長。叫他盡這個大責任。今將立明谷院之始末。畧記於此。以供衆覽。且說某日衆修士正在外做工。忽聞院內之鐘。不照常時而響。衆人不知何事。亦不問故。速回院進聖堂。院長誦經後。向衆告以再分隱士十數人。去別處另興一院之意。遂喚十二人之名。其中有伯爾納多兩兄兩弟。十二人便慢步行至祭台前端立。其餘衆人各在本位注視。院長來至伯爾納多站處。將大十字遞與他。十字乃院長

權柄之記號。伯爾納多見聖人推他爲新院之長。不免寒心。但知聽命爲先。故一言不發。恭然接十字到手。在跟前之衆隱士。更是驚訝不止。想院中尙有無數老年修士。未蒙此重託。而令此病弱幼士當之。不勝詫異。繼而又想院長此行。必爲主所默示。遂亦一言不發。恭然誦起程經。後出堂。十三人淚別衆士。向北面而行。走了二百餘里。行至一深山谷脚下。谷名艾谷。因此地多長艾蒿。故名艾谷。見徧地荒野。無人居住。小河細流其間。兩面山巒重疊。柴草滿坡。前面樹林。廣數十里許。高樹幽青。甚爲可觀。此地本係盜賊藏身之所。俗稱賊窩谷。故無人敢到。十三人見此地幽靜。無人騷擾。爲誦經對越。天主很是合宜。便搭草房數間。在此隱居。就此將賊窩變成天主聖殿了。衆人在此完全守西多會之規矩。或在

內沉默誦經。看聖書。或在外開土栽種。終日純心事奉天主。謙心聽長上之教訓。

受窮苦○衆修士雖每日忍飢受渴。勞苦動作。但初無所獲。是以窮困日甚。並無厚食充飢。足衣禦寒。所食者只黑麵。粟米而已。某日有一修士。自客廳拿一塊饅頭。別位修士見了甚是驚訝。好像見了聖跡一般。甚至有時得以樹葉草根爲食。若論奶餅魚蛋。那是見不上。嘗不着的。所穿之衣。冬夏常是一件會衣。一件會袍。非破壞不堪。決不更換。至於腳上的鞋。更是粗率。破了亦不更換。只是東上根鞋帶。趕到十分破壞。無可如何的時候。才敢去舊更新。苦中獲慰○修士們的貧窮。既達到了極點。天主也必要垂顧相幫。且說某日院中食鹽告罄。聖人向院中一位修士名古伯爾多

Gubernus 者說。吾子。你去赶上咱們這匹驢去。集上給我們買點食鹽。古伯爾多應道。買食鹽倒好說。但買食鹽之銀錢何在。聖人道。吾子放心去罷。爲銀錢之事。不必掛心。到了時候。天主自有安排。古伯爾多冷笑說道。是了我今空手兒去。將來亦必空手兒回來。遂領了聖人之降福。一脚踏上驢。揚鞭向利斯乃 *Rayon* 路上趕集去了。在路上。一半走。一半自想道。我們的院長熱心迷了。一文錢不給。叫我上集駝鹽去。豈不是要戲弄我麼。這真教我不明白。但不拘如何。我已說了。空去空回。所以我若駝不來鹽。院長也不能怪罪我。正在返復自想時。一抬頭見離城已不遠了。自想道。我上臨城的村庄上歇息歇息。再作道理。遂下了牲口。正要進村。忽然城中本堂神父迎來。上前問道。賢弟是何處人。要往那裏去。那修

士將自己之來意。並修院之貧苦。及聖人託他所辦之事。詳述了一遍。那位神父聽了。狠覺動心。便把他領到自己的住屋。給了數十斤食鹽。二十多兩銀子。那位修士感謝了天主。道謝了神父。便回修院。此時方纔開了明悟。知道聖人有天主默啟。有朱見之能。甚後悔自己之無信。趕走回修院。急忙跑到聖人前。認錯謝罪。兩食鹽。交給聖人。並述自己路上所遇之事。聖人遂向他道謝。我已向你說了。信德是成事之根本。有信德之人。無有作不到之事。所以日後當有活信德。這樣保準你事事錯不了。自此日起。眾位修士也越加依靠天主。敬重聖人了。某日夜課經後。聖人到修院外邊。四週看看田地。求天主降福眾弟兄們的苦勞。且奉具念經。忽一瞥目。見有無數老少。貴賤。穿着各種衣服。從兩兩山上下。

來到山谷修院中。聖人一見甚是歡喜。急忙回到修院。將此神見告知衆弟兄們。勸他們且勿失望。天主將來必興此院。救此院之急難。果然過了數日。有一位克來滿定 *Clemin* 院會士。來望看此新修院。修士們優禮相待。但無好食供給。不過盡己所能。只端上半塊畧好的油麥餅。那位會士一見甚是驚訝。想不到修士們如是貧窮。食如此粗飯。遂暗地將那半塊油麥麵餅。帶回自己修院。自己所聞所見明谷院。修士們之困苦。詳述了一番。克來滿定衆會士。一聞此言。都覺動心。同聲說。應當相幫這些困苦的修士。他們的院長名奧定。也是一大德不凡之人。見衆士都願調濟明谷新院。心中着實歡喜。於是套了一輛大馬車。滿載麵頭食物。送往明谷修院來。自此日起。以後常不斷調濟明谷院。因而兩院交好。

宛如一家。不但生前。就連死後。亦是彼此通功代禱。

第六章 論苦中依恃天主。修德之神火。及其父妹向化。

苦中依恃天主。○常言。日久見人心。天久知地性。明谷院之衆修士。經了許多苦患。初則尙好。大家爲主歡心樂受。自想今雖受貧。但多勞多種。不久可望有食充飢。有衣蔽體。豈知費了許多心力。出了許多血汗。仍是徒勞。所開之地。不見有何收穫。衣食仍是缺乏。只賴人賙濟活命。人不賙濟。則衣食不敷了。因而有些修士。起了失望之心。想在此地建立修院。真不相宜。甚怪其院長。將他們領到如此苦地。聖人一聞此言。乃善言安慰。勸勉他們爲愛天主。好好忍受這些世苦。修士們初則還聽。後見窮苦日甚。災難日多。遂不聽聖人善勸。決意要再回西多首院。聖人見這般光景。很覺傷心。便俯身在地。念經苦求天主可憐。忽然自天發一大聲說道。

伯爾納多你起來罷。我聽了你的祈求。衆修士聽了這聲音。且喜且驚。同聲光榮天主。讚美聖人。並問聖人說。神父。請你給我們說。你向天主求了什麼。聖人說。小信德之人們哪。你們願知我所求何事。請你們恒心在此。後來便知道了。果然自那日起。修院大有起色。田地種什麼收什麼。一遇有難。便有人救濟。因而衣食漸漸充足。就此修士們之心也穩定了。某日院中當家者。即聖人二兄日辣爾。報以銀錢將化盡。急難又臨頭了。聖人問尙有多少銀錢。當家者說。只剩十一文錢了。聖人聽罷。一言未發。就快去念經。忽然來一尊婦。獻上十二銀錢。求聖人轉求天主。賜他丈夫病愈。因他丈夫久已病重垂危了。聖人說。你回去罷。你的丈夫病好了。那婦人一聞聖人之言。便去。果在聖人所說之時。他丈夫病愈了。

同時又有一貴婦。見修士所穿之鞋。都破爛不堪。遂獻給修院四十多兩銀子。爲給他們買鞋穿。還有一人獻給了聖人十個銀元。爲救修士們之急難。再有一人名巴籃 *Barrens* 者。獻給聖人十三兩銀子。求聖人爲他兒求主。因他兒久臥在床。始終不愈。今已一息奄奄了。聖人和顏悅色向他說。你兒之病已愈了。那人信聖人之言。便回了家。果見他兒之病已全愈了。此外還有一些獻銀獻物。託聖人代禱。以助修院之急難者。不一而足。總之。自從聖人求主之日起。賴天主仁慈眷顧。明谷院於神形諸事。大勝於前了。

修德之神火。○聖人見天主允了自己所求。院中衣食日見充足。又有許多求入會者。新院大有起色。心中甚是歡喜。便自想道。今當修治內裡了。於是振作精神。以言以表。鼓吹衆人。奔走全德之

路。聖人本來久已諸德全備。私欲偏情已全克服。時時存想天主。同天主往來。自與常人不同。外面帶的那種神威氣象。使人一見起敬起畏。真有昔日古聖每瑟四十日之久。對面同天主言談後。下山面帶大光。宛若火角。令依拉爾人不敢正視其面的光景。聖人有時從靜僻之所。同天主蜜談出來。到衆修士前。以天神之言。給他們講那天上奧理。說的那樣奇妙。甚致令聽者幾乎不能信。因聖人所言。俱是關於天上之事。神修奧理。人心稍有沾滯。便不能明悉其意。聖人之志向高大。德備無缺。想修士都當如此。故見修士中偶有犯微過者。卽嚴責不寬。時或修士照規到他前述心。將人性不免之一些心散意分的小過說出。他便想一個真好修士。不該有這些缺點。若有當速改之。若不速改。便稱不起爲修士。

因對於這樣修士常以懇切之言催逼他們悔改。勉力他們收斂心神。聖人說。好修士該時時刻刻不離天主。若不常想天主。悠悠想別的。便稱不起是好修士。衆修士聽了聖人之言。雖滿心兢兢切願。勉力順從。但有肉身之人。怎能時時刻刻想念天主。無一點人性。不免之小過失呢。除非如聖人那樣齊全。那能心神那樣安靜呢。故修士中有一些。覺自己雖勉力收斂心神。但仍不能常想。愈與主有時還是分心意散。犯一些人性不免之小過。雖各百想道。我未成才。無當好修士之資格。不能達到院長所說之地步。因此厥心喪志。終日愁眉不展。且有起意還俗者。聖人見了這般死業。勞纔會悟。覺得自己之過錯了。遂大痛於心。自責道。我無功無德之人。不會管教人。致我屬下聽了我之講勸。不但不進於德。且敗於

善了。我真不稱院長之職。不若卸任另選他人爲妙。一面如此愁思。一面求主默示。當行之路。某夜正在躊躇之際。忽見大光四射。吾主耶穌發顯。謂之曰。爾何必愁。何必心亂。日後只須盡力教導。惟當以仁義爲先。事事不可過強。只宜按人前進之地步而教導。因有人若鳳。能高飛於天。固當助其不下也。有人如空中水鳥。自不能如鳳凰那樣高飛。又有似地上走獸。不能逼他登空。故不可一律相待。當看人施教。如此自得功效。且我日後亦使上智之婦。默啟你當言者。說畢不見。聖人遵主訓。自那日起。按各人之地步而施教。衆修士所受之教誨。各與自己本性本力相宜。無不慨然樂從。於是大家歡喜。前進於善。再無退志。遵俗之意了。

聖人之父及妹向化。○且說聖人之父親德司領。自諸子棄家應

修以後。只剩幼子。幼女在家。雖說諸子此行原係善舉。本是可喜之事。但據人性而言。父子離別。不覺爲之心酸。故自衆子離家後。獨自在家。頗覺無聊。只有幼子幼女朝夕不離左右是慰。不料過三四年。幼子決意要效學他哥們去苦修。幼女亦長大成人。遠來求親者。絡繹不絕。德司領不得已。將幼女娉與某官爲妻。又准幼子去從衆兄苦修。自此獨在家中。愈加零丁無慰。度日若年。

某日聞人報說。衆子在明谷地方。建立了一新院。三子伯爾納多。陞爲該院之長。心想去看他們一遭。遂就將家事按排妥當。便單身獨往。一到修院。見衆子操德之妙。及地方之幽靜。大動於心。自己也願欲在此。同衆子隱居。歲修預備善終。後果滿其所望。在院居一二年。平安福終。

再說。聖人之妹。原名恒伯利納。Humbelina。自幼善承母訓。到也不錯。待出嫁之後。日居於安樂之中。漸漸冷落於善。某日聽說他衆弟兄。在明谷地方建立了一新院。三兄陞爲院長。自想去拜望他們。遂套上馬車。正坐其中。前後有許多家僕跟從。浩浩蕩蕩向修院而來。到院門下車。求見列位兄弟。那時正遇四弟安德肋看門。將此事傳報聖伯爾納多。聖人聞言不悅。不願出見。且命四弟去責斥他說。我們兄弟。都是基利斯督之貧窮人。不認滿身金寶。家僕重疊之人。爲姐爲妹。四弟如命傳報。恒伯利納一聞此言。蒙主默感。大動於心。下淚回道。我固然是罪大惡極之人。但耶穌正爲此等罪人而死。我自認爲罪人。所以纔來此。我悔改之路。故請我兄弟們。若輕賤我肉身。至少勿輕棄了我之靈魂。是以敢請出見。四

弟聞言又回報。聖人一聽此言。心中大慰。便攜同衆兄弟齊來。出見。並當着衆兄弟面前。又叮囑他一番道。我等母親昔日何等肯聖德。爾爲女輩。更當效法。爲何要習效世俗婦女。以著華佚。樂爲終日之計等語。恒伯利納聞言。流淚不止。謝教許以改遷。良久辭了列位兄弟。謙謙遜遜回了家。果然自此以後。輕賤世福。粗衣薄食。度生。謹守先母之遺訓。專務守齋克苦。默禱等功。以度餘年。芳中人見其悔過之速。度生之妙。莫不稱奇。讚嘆不已。如是過了三二年。後得丈夫允許。得以自由。以聖教禮規。各發守貞之願。將家資盡棄。入日里女修院去了。在院善守規矩。多寤少寐。苦衣苦禱。不離於身。每日苦鞭自責。竭力做效父母與列位兄弟之德。隨後陞爲此院院長。以言以表。善訓院中修女。年約五十餘。患病請三

兄與列位弟兄來助終。待衆人到後。謝以昔日訓誨勸化之恩。並
以聖詠之言歌唱道。我歡然喜悅於主。向我所說之言。今可科奉
福域矣。言畢。歡歡喜喜卸了世。後聖教會列其名於聖婦之數。稱
爲真福。其瞻禮在陽二月十二日。

第七章 論行祝聖院長禮。舊病復發及修士

之熱心。(Ab anno 1117-1120)

行祝聖院長禮。○西多會總院長聖斯德望。雖簡聖人爲明谷院長。然至今尙未行祝聖院長禮。推緣其故。實因新建修院之地。乃一荒野苦地。不知能否久存見興。後見新院漸漸興旺。乃命聖人領受祝聖院長禮。但因本地主教不在。又不知何時歸府。遂命聖人去見沙隆 *Chalons* 城主教。可敬貴來而米 *Guillelmus* 加得老求行祝聖院長禮。聖人便伴同厄包爾道 *Edmond* 修士。往沙隆城去了。一到了主教府。將來意稟明。別人一見他二人大不一樣。甚爲稀奇。一個年幼。面黃肌瘦。好像要死之人。以人看來。甚爲可輕。此人卽伯爾納多。一個年壯身大。長得又甚威風。以人看來。定成大器。此人

卽厄包爾道。主教便問道。誰當聖爲院長。回道年幼者爲院長。傍人一聞此言。皆掩口大笑。惟主教是一才德兼優。智謀廣見之人。一看此少年如是黃瘦。便知是克苦所致。必是天主所寵之聖。斷非常人可比。遂與之行祝聖院長禮。禮畢領之到客廳。面會相談。觀其舉止。察其言行。乃見其舉止有方。言語有規。開言答詞。有條有理。愈加敬愛。自此與之交爲至心好友。聖人以主教府若自己本院。主教亦視明谷院。如自己本府。事事相助相顧。主教亦不時請聖人來本城。訓誨士庶。聖人毫不推辭。蒙請便進城。連日宣講聖道。衆神父士庶。爭先來聽。大爲感動。有許多學士就此棄俗。從聖人來院隱修。從此聖人之名大顯。漸漸傳徧法國。

舊病復發。○再說聖人聖院長後工夫不大。舊病復發。且甚沈重。

似要臨終的光景。朝夕疼痛不息。然而克苦仍如常。沙隆城主教。來望看聖人。見此光景甚爲憐惜。向在眼前的人說道。若將此人託與我照管。不但保他不死。且有全愈之望。因主教知道聖人是極一克苦之人。勸他寬鬆肉身。也是無用。但也知聖人是一聽命之人。凡上司有命。無不樂從。故不同他商量。親自到西多首院。請在數位院長前。俯身於地。請求將明谷院長伯爾納多。託於自己照管一年之久。衆院長見主教如此謙下。曷可推諉。便滿口應承。主教得了衆院長之准許。便回到明谷院。命給聖人在院外。另修一間房屋。使聖人在內養病。一切吃噎。及應用之物。全歸自己。聖人見主教得了管他之權。遂將自己全託與主教之手。讓主教安排。自己聽命罷了。

寫聖人行實的人（卽聖人的故友可敬院長貴來爾米）說。我那時不斷的去望看聖人。某日携同一位院長又去。見聖人在一小茅舍內躺着。如被人棄捨之癩病人一樣。一切事務。全置之度外。只一心對越天主。管自己靈魂之事。我一進此茅舍。宛如另到了一個世界。細想這是到了什麼地方。住的是什麼人。不覺發出一種起敬起畏的心來。好像真到了天主的聖殿一般。若以我本意必願常在此服事聖人。以爲莫大之幸福。見面相談之時。我們問聖人說。神父請你告知我們。你在此如何度日。所作何事。整日在此小屋內。不覺憂悶的慌麼。聖人微笑道。我聽命在此甚好。事事不用我操心。有人替我照管。還有比這個更好的麼。況且別說人命。我在此。卽便無靈之物。若得了管我之權。命我去一更卑陋之地。

我亦照樣喜歡聽命。趕到了用飯之時。我們暗想如是病重之人。喫的自然與常人不同。不是嘉餚美味。便是山珍海錯。以養氣力。豈知端上之食物。乃大夫所命者。只是點素菜米粥而已。這樣粗食。莫說病人。就連好人。若非飢餓特甚。也是斷難下嚥的。我們見此。不禁心爲之動。想如此病重之人。喫如此粗食。如何使得。若非修規所命。不准開言。必要替聖人說話了。更有甚者。數日之久。服事的人粗了心。以腥油爲牛奶。以油爲水。錯給聖人端上。聖人想是大夫所命。亦皆聽命。噓了。我們問聖人。如何能用這樣的東西。聖人說。我實話說。除了清水。其餘一概食物之味。我久已全不覺了。這是實話。因聖人克苦太嚴。久已失了口味。

聖人在此度這孤苦的日子。以常人言。定爲大苦。但聖人倒不甚

覺孤苦。因爲人雖不常同他在一齊。但天主及天朝神聖往來。所以在此小屋。真如在福樂之地。不但不覺孤苦。且覺非常的喜樂。亦有一聖跡可証。某夜聖人照常誦經沈默。忽聽有人歌唱之聲。聖人想是作夢。便挺身細聽。果然是無數人。唱着那總未聽過的歌。由自己的小屋經過。聖人也跟他們去了。到了離聖人小屋不遠。一荆棘叢生之地。在此歌經之人。分爲兩行。輪班歌唱。聖人雖不能唱。但在傍聽着。喜樂非常。神已高飛天上。不覺人事了。此神見。聖人久未向人言。至過了數年。在此地方分立一修院時。方纔說出。就此一事。可知聖人別樣神見。必還甚多。不過聖人不說。我們不得而知罷了。我在此住了幾天。不時轉目望着聖人。幾時見了他。心中就發出一種

驚訝愛慕之情。我想昔日厄日多曠野獨修之大聖。也不過如此耳。

修士之熱心。○明谷原是一森林柴草叢生之地。盜賊藏身之所。今聖伯爾納多携同一些大德不凡之修士來此。將地方變成了。一福樂之區。然而這些修士。如何變換地方。振興修院呢。這些修士們變換地方。振興修院的方法。與俗人不同。俗人是以榮名財帛。這些修士反以貧窮。勞苦。他們將自己昔日所有的榮名富貴。全然拋棄。來此只爲受貧負苦。忍飢挨餓。經艱歷難。耐寒受熱。爲能就此脫離世俗。好好跟隨貧窮的耶穌。故此他們所行。事事與世俗相反。一。世俗所愛者。是利己損人。他們所愛者。却是捨己從人。事事不找自己的利益。但找天主耶穌的光榮。衆弟兄的利益。

爲自己缺東少西。不以爲意。只要能多光榮天主。能幫助弟兄們得福。便覺心滿意足。二。世俗所愛者。是自尊自大。這些修士所愛者。是誠實謙卑。事事爭先相讓。互相愛敬。三。世俗所愛者。是逍遙自在。快活度日。這些修士所愛者。是受拘束。克苦自己。勞力動作。四。世俗所看重的。是能說會道。顯揚自己。這些修士所寶貴的。却是隱藏自己。謹口慎言。且此靜默之規。守的如是完美。以致會士雖滯院。而除了讚主作活之聲。別無所聞。就連客人來院觀望。見此。亦爲感動。都不敢任意談笑。五。世俗所重的。喫嗑穿戴。這些修士所貴者。則苦身克己。薄衣粗食。總之。這些修士所行。事事與世俗相反。故凡有去院視親觀景者。一到修院。宛如別有天地。昂首則遙見二峯。突立茂林叢生。中有一大平原。靜院在焉。院之四周。

墾出荒地數十頃。大樹圍繞。水泉由谷湧出。澆灌其中。日間修士或在山林。或在草灘。勞力動作。汗流滿面。終日如是。然只見其人。不聞其聲。所聞者。只是在堂誦經讚主之聲而已。衆修士度此苦命。不但不顯憂苦。且發顯有非常的喜樂。因此有許多來院觀風看景者。一見地方之幽靜雅緻。及修士們的義德善表。大爲感動。就此棄俗隱修。不願再回家了。

第八章 聖人待己之嚴。天主另外照顧聖人。及起行化人之功。

待己之嚴。○聖人聽命在修院外。養了一年病。仍不見痊。便回修院守規。克苦如前。聖人視自己養病這一年。如鬆弓之弦。開口之繭。過於寬鬆了。今當再加緊。克制約束他。於是各事皆加奮勉。常是以身立表。凡願勸人行者。自己先行。聖人外面常帶着一種良善明智。不怕爲人費心的氣象。爲相幫弟兄們。什麼心力也不怕。出什麼勞苦也不辭負。自己雖爲院長。而自視如衆人之僕役。專事服事衆人。聽衆人之命。對於自己。到甚嚴厲。身上雖常有病。也不就此寬鬆自己。還是常行那利害的苦功。常穿苦衣。常守太爽。多醒少睡。吃的是一點牛奶。和白水煮的素菜。或是一點無味的。

羹湯。喝的只是清水。若論酒。平常總不用。若遇另外的光景。用的也是很少。况聖人胃口不強。常常嘔吐。再加此種種克苦。弄得肉身如何軟弱。自不屑說了。醫家都說。聖人常如此減食少飲。肉身如此軟弱。仍能生活。真是不能懂的一件奇事。更奇者。聖人不但生活。還照常作事。且事事作的高出別人。他所行比規矩所命還多。比方衆人安歇之時。聖人仍念經祈禱。至到身乏力倦。實在不能支持。纔畧歇息片刻。竟有時徹夜祈禱。院中規矩雖起的早。然打鐘的尙未進堂。卽見聖人在門外跪着誦禱。及至一進堂。他那愛主之情。更加炎熱。若說聖人在堂誦禱之熱心。那是說不來想不到的。聖人如此日日爲主負勞。他那軟弱身體。那能支持呢。所以不久舊病又漸漸沉重了。日日嘔吐。然聖人不以爲意。守規克

苦仍如前。初則嘔吐次數尙少。待後來病愈加重。當時常離開衆人。另外在堂中時。常當出去。爲聖人愛主愛規矩之心。真是一個羅唆。遂想了一個法子。就是在自己本位。預備了一個淡罐。將所嘔吐者。盛於其中。如此再不必出堂了。此法雖妙。但日久天長。爲別人見了。難免生厭。又因不食常吐。肉身軟弱已達極點。屢次不能站立。衆修士見此光景。甚爲憐惜。便勸聖人除了講道訓誨衆人。或行堂中禮節外。不必常在本位站立誦禱。可在後邊病人之處。聖人不得已。隨了衆人之請求。但此事爲聖人却是一個大苦。因爲誦經祈禱之時。不得常見他可愛的神子了。

天主另外照顧聖人。○天主上智的安排。是人不可測量的。最好以軟克強。爲壓伏人的驕傲。此奇妙統治。在聖伯爾納多身上。另

外顯明了。因爲聖人據人看來。決難久生人世。誰料想。天主不但保他久存人世。且還要用他辦那驚天動地。歷代人未辦過的太事業。請問那有勇力健強的人。比聖人爲天主光榮。爲聖教利益辦的事。更多更大的呢。那有人如聖人以言以表。勸化的人那樣多呢。那有人教給人成德之道。如聖人那樣完善呢。至於聖人走遍各國。建立了無數贖罪之城。使死者復生。有罪者得赦。頑性者得化。更是他人所不能及的了。再看聖教會所出的裂教邪說。那有不被聖人平服了的呢。各國彼此起了爭端。或是君王。與聖教失了和氣。那一次不是被聖人說和的呢。這是對於大眾的公。益而論。若說到每人。每時。每地。每方。那更是吾人說不來。想不到的。惟有那親沾聖人恩惠的。自己知道。所以可以說往古來今。從無

一人如聖人建立的功業。那樣偉大的。若有人不信。可看後來聖人所行的奇功。使可知此言之不虛了。若有人願指責聖人之缺點。可說除了聖人待自己過嚴。克苦過於利害外。其餘什麼也找不出來。不然。天主豈能以他辦那無數奇功。顯那無數的靈跡麼。那是定而不能的。

起行化人之功。○且說聖人在母胎時。天主借犬吠形。託他整理聖教。打救人靈之預言。至今尙未實顯。故仍如斗下明燈。尙在黑暗中。別人不得沾其光照。今當滿全此預言。盡他那整理聖教。打救人靈之職分了。天主爲幫助他善滿此職分。先廣傳其名。使遠近之人。皆知明谷院之美名。院長之聖善。因而各方之人。來院問道求恩者。無不各得所願而去。於是聖人之名。越傳越遠。各方之

監牧。不時亦請聖人來其本屬。助理教務。訓誨士庶。連教宗也屢
 請聖人。來羅瑪。襄助教務。聖人到處。以言以表。訓誨衆人。救濟人
 神形諸難。凡聽聖人訓誨。見其美德善表。及其妙行者。莫不傾心
 向化。且多有被聖人感化。棄俗精修者。入會之人。如此衆多。至於
 院中不能容受。遂於一千零一十八年。分立了兩座新院。一名三
 泉。Tresfontes 建在沙隆。主教區。派羅日畧 Rogerius 爲院長。一名風單
 Fontanum 建在厄都城。主教區。派高福利都 Gaufrydus 爲院長。此人是聖
 人的親戚。才德不凡。後陞爲耶克爾城 Langres 主教。於一千一百
 二十一年。又在所松 Soisson 主教區。立了福尼 Fushiacum 修院。

第九章 論雨中修書

明谷院成立後。未幾。分立了三座新院。因此他的大名愈傳愈廣。遠近之人來院觀望。或求入會者。時時不斷。在來人中。有一特別

之人。不得不記於此。此人非他。卽聖人之親族羅伯爾是也。註聖人

信上稱羅伯爾。是自己的外甥。瓦剛達氏書中。則說是聖人的堂弟。未知誰是。却說羅伯爾幼時。父母許願將

他獻于南格羅尼會。但只許了願。未如聖本篤規矩所言。行獻孩兒與修院之禮。羅伯爾也未入過格羅尼會。待他年到十四。亦未想及他父母所許之願。只知在世俗場中快活度日。某日忽聞人言。聖伯爾納多。帶一些貴家子弟。及許多親友棄俗。入了西多苦修會。他一聞此事。甚覺動心。遂起了效法他們棄俗修道之意。遇機便上西多會找他們去了。一到修院。院長見他年幼。沒有立刻

收他入會。使他暫且回家。過一二年再來。過了一二年。他又聽說。聖伯爾納多帶了一些人。立了明谷院。他便上明谷院去。求入會。聖人收了他。卽在此保守發願。他發願後。起初狠熱心。繼而漸漸冷淡。嫌西多會規矩太嚴。後來想起他父母。在他襁褓時。將他許獻與格羅尼會之願。便想去格羅尼會。遂把兩會之規矩。彼此相比。愈比愈覺西多之規矩嚴厲難守。故在院如在監獄。終日愁眉不展。聖伯爾納多見這般光景。知他心中有事。屢屢善言開導他。但徒然無效。某日聖人出外。格羅尼院大上司。帶同會士數人。趁聖人不在院。遂來明谷院。用了些似是而非之理。哄羅伯爾說。可愛之人呀。你爲何煩惱。自我苦喫呢。你不知神貧。是個可憐事麼。守齋。守夜。謹口。勞做。是狂人之舉麼。人有肉身。活着當喫。當噎。當

休息說話言談。你那裏念過。天主叫人以克苦之工。殺害自己呢。掘地。砍柴。担糞。運土。等勞苦卑賤差使。爲一修士的地步。真不相稱。天主造了各種佳食美菓。不是爲叫人享用麼。天主給了我們一肉身。不是爲叫我們好好保養他麼。所以人克苦自己。不用天主賞的世物。真是糊塗。辜負天主的好心。你不要如此糊塗。羅伯爾因丟了起初的熱心。本嫌西多會規太嚴。願找一寬鬆自己的會規。今聽了格羅尼會士的這一番言語。正合了他的心意。便上了圈套。棄了明谷院。隨他們上了格羅尼院。一到那裏。先剪了髮。把所穿的粗衣。破服脫下。穿上了細軟珍貴衣服。後把他領到議廳。大眾作了一慶賀。院長也親自讚美了。他一番。又大大高舉了他。不但使他在與他同年者以上。且叫他在許多的老修士

以前並准衆修士隨便同他言談。玩樂。吁。仁慈之耶穌。你今算把這個貧苦的小靈魂丟了。格羅尼院長知道。辦此事理屈。聖伯爾納多回院。必不甘休。恐上訟羅瑪教宗。於是他先將此事奏請教宗。說羅伯爾原係格羅尼會人。有他父母所賜格羅尼會一塊田地爲憑。後爲西多會士所誣。入了明谷院。故求教宗解釋他。在西多會所發之願。准他在格羅尼會發願終身。時爲教宗者。乃加利斯都 *Calixtus* 第二。未察事之虛實。信以爲真。便將羅伯爾在明谷院所發之願解釋。聖伯爾納多回來以後。院士將此種種情節。告知聖人。聖人甚是難受。另外是因見教宗受了人的哄騙。聽信了一面之辭。將羅伯爾在西多會所發之願解釋了。聖人明知此解釋不妥。羅伯爾之父母。只許將其子。獻於格羅尼會。但未行獻子。

之禮羅伯爾也未在格羅尼會發願。反到在明谷院真真當了保
守發了願。教宗誤信人言。想他在格羅尼先發了願。故解釋了他
在西多會所發之願。實屬不公。天主不以爲然。本願再上奏教宗。
評理。但不願生事。遂安心忍受着。等天主自己安排。或動羅伯爾
之心。使他自知離明谷院之大過而回。或別樣另外安排。惟日日
爲他念經求主可憐。但愈爲他念經。心中愈覺苦惱。某日苦到極
點。自想不能默而不言了。使攜同貴來而莫出院外。到大樹林中。
坐地與羅伯爾寫信。聖人口述。令貴來而莫筆寫。正寫間。忽見黑
雲密佈。雷雨大作。貴來而莫見雨欲避。聖人急止之曰。勿懼。我等
今辦者乃天主之事也。何懼之有。言畢。二人仍坐露天大雨中寫
信。奇哉。雖在傾盆大雨之中寫信。而信紙上滴雨不見。以此靈跡。

後人將此信列於聖人諸函之首。是信頗長。茲畧記其大畧於左。吾可愛之子羅伯爾。吾忍耐的工夫已經毅長久了。望慈善大主垂憐爾。使爾得悔改之恩。使我得見爾救靈之喜。我本無意修書。只望爾自回修院。奈至今虛我所望。不得已。與爾表示我心之痛。此舉雖反情理。然我愁苦過甚。亦不拘常理。嗚呼。我這無福之人。失了你。不得見你。活亦如死。若得見你。死亦如生。請你快回來吧。使我得如敗子之父。見其子死而復生。我想此事。恐係我罪所招。因我待爾過嚴。以致如此。但請勿見怪。我雖有時待你利害。是爲爾靈之益。汝不記得聖經之言乎。以棍擊打爾子。爲救其靈於死。又云。朋友之鞭打。勝於仇人之親愛。但汝若想我待汝過嚴。望爾寬赦我。今爾可平安回來。我決不如昔日那樣待你。昔以嚴厲。

今以仁慈。昔如師長。今如慈父。爾亦不必怕懼。回來無臉見我。怕我責怪你。決不如此。因我知人之軟弱。爾不比達味聖。撒落滿智。桑松勇。他們尚且失脚。何況爾乎。且爾此行。非爾一人之過。是因受了人之欺哄。因我明知爾之心。軟性柔。易聽人言。常人求爾勸爾。尚能動爾之心。何況一位能說會道之大上司哉。爾本嫌西多度日過苦。今聽了一外披羊皮。內藏狼心的大上司。用了一些恰合爾意之謬理。安能不隨風而倒。請爾想想他們所說近情理否。他們說守齋。熬夜。靜默。勤勞。是瘋狂。穿戴消遊。纔是明智。請問這是什麼道理。奈何你竟信以爲真。隨了他的誑言。你說你父母將你獻於格羅尼會了。但有何憑據。况入會發願。乃各人之事。非父母所能強。然而爾並未入過格羅尼會。反到真真入了西多會。照

規當初學發了願。且比規所命還多。規矩命當一年初學。因你年幼。我延長了初學之時。使爾當二年。我尙記得那時。爾多次哭求。准爾發願。我見爾心已定。乃在天主及衆神聖前。收了爾之願。所以爾是甘心情願。在天主及諸神聖前許的願。噢。愚蒙之子。汝想在至尊威嚴天主台前。及衆神聖面前發願。是弄着玩兒麼。你今棄了你的願。誰寬免了你。誰替你守呢。你今不踐所許。躲的遠遠的。想沒事了麼。你未讀聖經之言乎。凡手扶耒把。往後顧者。不能得入天國。汝今返復無常。與此何異。我固然知我之言。不樂爾意。但爾當知忠言逆耳。若非至親。決不言此。爾莫忘。真心好友。千萬人中難找一個。我因實心愛爾。見爾今在喪失之險中。不得不直言相告。望爾體貼我這慈父之心。快離開那奢華的巴比隆。速再

回到基利斯督之窮苦的神學裏來吧。請爾仔細想想。昔日在曠野獨修諸聖。那一個是遊手好閒喜穿喜吃的呢。他們都以粗布遮身。野菜清水爲食。爲飲。他們以此得了天堂。難道他們是糊塗人麼。汝若想回來。仍當如昔守齋。熬夜。勤勞。靜默。穿粗衣。吃粗飯。有些懼怕。請爾不要害怕。當想上有永福天堂。下有永苦地獄。今世受苦。後世升天。永遠享福。今世享福。後世下地獄。永遠受苦。二者不能兼得。想爾不如此糊塗。爲躲避世上些須小苦。情願身後承受大苦。若如此。那就如人常言。欲避微霜。竟遇大雪。所以耶穌之勇兵呀。起來勇敢爲爾師。主打仗吧。不然永遠之榮冠。你是戴不上的。此乃我之心腹忠言。爾若就此回院改行。可望有救。不然上主來日。要以我言。厲害判爾。到那時懊悔晚矣。云云。羅伯爾見

了聖人之信。大悔前非。尋機速回了明谷院。且較前殷勤守規。與衆立諸德之表。後因其大德不凡。於一千一百三十六年。當了主殿院長。在位德表訓衆。善盡己職。末後福終。留名後世。西多會敬以真福品禮。

第十章 論西多與格羅尼二會失和

西多會成立後。約二十年。即傳到了法國各處。於可敬伯多祿當格羅尼總院長時。時在一千一百二十二年。此新會已有了十九座修院。以後時常增添新院。且多且速。真出人意料之外。時爲西多總長者。乃聖斯德望。見本會如此廣揚。甚是喜歡。但怕院多守規不一。故此會同弗爾代。本底尼。明谷。莫利毛。四首院長商議。保持各院守規統一之善法。議畢。即寫了愛德册一書。後于一千一百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號。蒙教宗加利斯都第二准行。於是西多會各院遵守。視爲管院之把握。因此二會管理之權。各有不同。格羅尼會之總權。皆歸總統。爲此格羅尼總長。全管歐洲各國所有之院。然院事繁多。一人難管。若非才德兼優之人。多有管不到

之處。且居遠方之院。常尋機脫離其管轄。就此不免生出一些弊病。不如這新西多會之總權。則歸大公議。每年舉行一次。西多總長監督之。會中商議當行當止之事。此外各院長。每年察己屬院。然西多總長。仍能隨意巡查。闔會各院。改其越規之處。四首院每年同察西多總院。若有不合規矩之處。四位院長能改之。若見總長有過。亦能罰之。或免其職。會中此規。原無別意。只爲保存闔會之友愛。及守規統一而已。爲此聖斯德望那時。雖爲西多總長。但除對己屬院外。對於別院。非有大故。決不干涉。就便別院長去世。當簡繼任之人。非己屬院。亦不干涉。只使該院修士。與他院院長。監視自定。比如風代尼 *Fontenay* 院長。高代福。於一千一百二十五年辭職。回了明谷院。選繼位之人時。聖斯德望不干涉。只使聖伯爾

納多令三泉及福尼兩院長監管此事。若遇西多總長謝世。或開缺。四首院長監督繼任之人。以上諸規。雖有些新奇。但甚近人情。故聖本篤若出世。亦不以此爲怪。且西多會。既以愛德册聯絡各院。則不能有守規鬆緊之弊。所以雖過百年之後。修院增至五六百座。然而守規仍然如初。以愛德共成一家。沒有你我。守規鬆緊之別。並將一旦不合聖本篤會規之事。完全革除。不但守聖本篤會規之意。且要按字而守。聖本篤在他規矩上所說。修士當如何守規。如何動作。如何神貧等。全要照此而行。於是不但衣食住處。尚樸素。講神貧。就連堂中所用之物。亦不求華美。牆不繪。窗不畫。十字。臘臺。都要木頭作的。不用銅銀的。各種祭披。聖物。亦都要狠平常者。從此又與格羅尼會大相反了。他們事事講排場。弄體

面。堂蓋的越寬大。越華麗越好。堂中所用之物。越光彩。越珍貴。越以爲體面。衣食則與富貴人無異。再有不同者。西多會立新院。不隨意而立。欲建院。常先求本地主教之准許。而後立。且一立之後。於幾種事上。亦屬於主教權下。格羅尼會則不然。隨意立院。一立之後。毫不許主教干涉。只許教皇管轄。因此等等守規各異。衣服不同。漫漫人心亦變。有些西多會士見格羅尼會士守規不甚嚴緊。起了輕看他們的心。後在言語上也顯出來了。格羅尼會漸漸聽見不悅也。說西多會士長短。從此兩會不和。辯論起來了。此時爲格羅尼總院長者。乃可敬伯多祿。這位總長爲人賢智。有德所喜者。卽是平安與愛德。故他一當了總長。就想法叫闔會修士彼此和平。保存愛德。勉力衆人好守聖本篤規矩。雖不能叫他

們如聖本篤之時。那樣嚴緊。因人性已變。時代更易了。但勉力他
們。至少要如近時本會之聖吾高。及聖奧底老。那樣慇懃守規。他
見西多會更舊從新。另成立一會。且敢言己會之長短。心中亦甚
不悅。爲盡自己保護本會之心。遂與西多會士。發了一道公函。會
詞頗厲。大意是說。唉。發里塞義之徒。你們把自己放在別人以上。
矜誇自己與別人不同。如先知依撒依亞所說。你們可別動我。我
是聖的。但你們外面雖緊守規矩。若心中隱傲。沒有愛德。爲你們
有何用處。即便你們內外全好。還不可高舉自己在人以上。想
你們有什麼功勞。還該記得聖經所說。即便你們全守了規誠。還該
想你們是無用之僕。你們竟忘了這教訓麼。你們自以爲聖人。實
人。單你們是真修士。故此你們敢拋棄老規。另定新規。廢弛先祖。

自立新會。怕人不知你們此舉。特意把衣色也全然更改。不穿黑。另穿白。與人各別。你們豈不知。黑衣乃痛悔補贖之意。白衣乃歡喜無罪之表。爲此大聖名賢。都喜穿這痛悔補贖之黑衣。因人在今世。是居於痛悔補贖之地。當穿痛悔補贖之黑衣。到了天堂享福之地。方可穿那歡喜奏凱之白衣。你們如今所行。完全反是。還自以爲有理。且敢議論他人長短。後將他本會管理會事。及飲食衣服等。與西多會不同之理。詳細辯論一番。聖伯爾納多一見此公函。不禁心傷。自嘆道。我們整理修會。原爲引起人愛慕修規之熱心。不料不但未達到此目的。且着一些人受了害。叫兩家失了和氣。真是可嘆。聖人想到這裏。不能袖手傍觀。推辭不管。加上聖人在本篤會之好友。吉老莫也給聖人來信。勸他設法使兩家再

歸和好。聖人自想。今若默而不言。恐人要想。人論西多會所說者。俱真。格羅尼會士所行。完全有理。遂提筆寫了一伸駁書。

聖人將書寫畢。分送各院。白衣黑衣兩會士念了。多有報怨者。另外黑衣修士念了。出怨言者更多。說聖人無故妄証他們。有願將來書焚燬者。但可敬伯多祿總長。及一些明白事理的人。不同他們一樣意見。想聖人既費心送來了書函。不可不以理接待。昔日他爲保護本會。伸責了西多會士。今見責於聖人。爲表白他真心地廣大。所以不但不怨。且願照聖人所指責之過。完全改正。後於一千一百三十二年。召請闔會衆院長名士等。來格羅尼首院。作全會大公議。來與會者。院長二百餘位。名士一千二百餘。公議整理修會之事。會士多不願改良。惟可敬伯多祿。決意要照聖伯爾

納多所言。事事要照聖本篤規矩而行。所以定了幾條規矩。令
會衆人遵守。雖有不悅者。說他被西多會士迷惑住了。非隨西多
會不可。但可敬伯多祿。不管他們說長論短。仍命他們全守所定
諸規。從此可見聖伯爾納多言之有理。及可敬伯多祿剛勇之一
斑也。爲此聖伯爾納多。與教宗歐日尼第三上奏本書中。大大的
讚美了他一番。

第十一章 論聖人對於自己屬下修士

聖人雖待自己狠嚴厲。然待自己所管的修士。很是良善寬仁。聖人知道人性軟弱。全全守修會大小諸規。不是容易的事。人多免不了有失脚的。所以聖人如一好母親。常常小心看守自己的衆子女。不使他們身靈受害。偶見有病者。失脚者。就快快以慈母的心腸。相幫他們起來。聖人雖恨他神子們犯的過失。到底更憐惜愛慕他們本人。爲此若見某修士犯了規矩。有了過失。聖人爲盡自己的本分。雖然當勸說他們。到底總不用利害的言語。且也尋合式之時規勸。當犯規者心不平時。決不開言。因聖人自己說過。當人心不平時。規勸人。不是愛德。不但無益。且能有害。就是多次。但能加增那人的怒氣。不能叫他悔改。不如等他心平氣和了。再

規勸他。獲益更多了。且聖人愛情又很大。彷彿不會不可憐人似的。聖人說。若可憐人。是一罪過。我想我也不能不犯他。故此凡蒙聖人勸戒者。無一不悔過自新。聖人雖很仁慈。很愛他的修士。但幾時他們有過。也要使他們照規作相稱的補贖。但逐人出院還俗。輕易不作。故聖人死時。纔能那樣平安。纔敢用耶穌的話。向天主說。吾主。凡你所托付我之人。我都用心照看了。沒有失了一個。凡聽聖人勸者。均獲大益。凡不聽聖人之言者。均受大害。合畧舉其一二。其餘可以類推。

尼各老修士○在明谷修院有一位修士。名尼各老。昔日在世俗場中。不大守規。後聞聖人講勸。動了心。回了頭。棄了世俗。進了修會。他在院見修士中。有許多修士。得了流淚之恩。日日痛哭流淚。

哭自己昔日在世俗場中浪費的年月。犯的罪過。他亦願意效法這些熱心修士痛哭前罪。奈何心硬太甚。滴淚不能流。心中甚是難過。遂懇懇切切的求聖人。轉求天主。賞他流淚之恩。以哭前罪。聖人爲他求了天主。天主聽了聖人的祈求。亦賞了他痛哭流淚之恩。自那日起。至到他死。常常痛哭流淚。就連用飯行走之時。或與人言談往來之間。亦常淚流不止。外面看着像很苦很難受。但他心中可嘗着了說不盡的神樂。

壯某修士之胆。○某日聖人與修士們講道。深責毛病之醜。罪過之重。審判之嚴。此時。修士中有些聽了聖人之言。暗自想道。既是如此。自己難望升天了。只有等死後下地獄罷了。因此心中大亂。憂形於色。聖人一見。立時安慰他們道。我可愛之神子們。你們爲

何想你們罪過衆多。發亂驚惶呢。難道你們忘了天主的無限仁慈。比你們的罪過還大萬倍麼。我實實在在給你們說。即便負賣耶穌的茹達斯。若他入了我們這會。坐在此基利斯督的神學內。守我們這規矩。作我們這補贖。他也能得救。何況你們呢。衆修士聽了這番安慰的話。各各加了神力。所有的胆小驚懼。全消滅了。就此喜喜歡歡的同聲讚美天主的仁慈。恒心修德行善如前。

救某修士於喪失之危。○有一修士。受了魔鬼的欺哄。失了信德。不信彌撒中神父念了成聖體經。麵餅能變成耶穌的聖體。葡萄酒能變成耶穌的聖血。因此他想人領聖體。亦是白領。得不了什麼益處。故此他亦不領聖體了。慢慢被別的弟兄們知覺。問他爲何不領聖體。他却好。老老實實的將自己心意說出。說他一點也

不信聖體聖事。弟兄們中。有上年紀。代長上管教人者。先千方百計用聖經上的話。及聖人們的道理。開導勸勉他。無奈何。如何勸勉開導。他總置若罔聞。不服不信。且還說聖經上的話。聖人們的道理。我一概不信。後見無法挽救。遂將此事稟知聖人。聖人便喚他來。用那天上的妙論辯駁開導。末了他向聖人說。神父。你說的雖然有理。但可無法叫我相信。在祭台上的餅酒能變成耶穌的體血。我亦知道我這無信之罪。已達到極點了。只有死後等着地獄罷了。聖人一聞此言。知道他非真無信德。是受了魔鬼的哄。便儼然向他道。你說什麼。我的修士還能下地獄麼。那萬萬不能。你既沒有信德。我就以聽命聖願命你。以我的信德去領聖體吧。噯。我們看聖人的愛德是多麼大。對於自己的修士。真如慈父。為救自

己神子的神病。用的法子多麼奇妙。修士靈魂的急難越大。受的誘惑越猛。聖人用的法子越妙越驚人。請看聖人不說。你這個異教頭快遠去吧。聖人只想這可憐的神子。如同方生的小孩兒。神目昏瞎。還不懂什麼事理。盼望耶穌到了他心中。以自己無限仁慈。親自開導變化他的心。如自己以至大的愛情待了他。開導了他一樣。果然那位修士聽命。領了聖體。聖體一入他口。耶穌看聖人的功勞信德分上。開導了此人。堅固了他的信德。自從那日起。至到死。昔日所不信的。今日全信了。從此可見聖人常憐念自己的修士。想法救他們的急難。凡聽聖人善勸。依靠聖人的。無一不得救。

勸改某弟兄○在明谷院有一弟兄。盡本分有些懶惰。他當廚子。

廚房用的傢具。他總不刷洗。所以都髒的很。修士中有的見了。亦有出怨言的。聖人便喚那位弟兄來。向他說。吾子。你盡這樣重大本分。尚且如此粗心懈怠。在什麼事上。還能叫你留心慇懃呢。豈知那位弟兄。是個固執人。一聞聖人此言。不但不謙遜認錯。且還硬口說。廚房的本分過於卑賤。過於骯髒。又忙亂繁雜。真無法乾淨。我亦不看重此本分。不想長久盡此本分。聖人一聞此言。知道他有點兒驕傲。有點兒固執。便又向他說道。吾子。你說的是什麼話。在天主台前什麼本分爲尊貴。什麼本分爲體面呢。人立功勞。豈是在本分貴賤上分麼。你沒有念過聖保祿說的。各人按自己的苦勞將受賞麼。你當知道。在人前越卑賤的本分。若盡的好。在天主台前功勞越大。你怎敢說本分卑賤。不好好的盡呢。你的信

德在那裡呢。所以吾子。你聽我言。把你的懶惰性情快掃除。再快打個謙遜根基。慇懃盡本分。好好刷洗廚房應用的傢俱吧。不然恐怕你的靈魂要受大害。聖人言至此。那位弟兄立即悔過求救。果然自那日起。那位弟兄成了一位謙下慇懃善盡本分的好修士了。其餘修士聞聖人此言。亦都得了大神益。

第十二章 論聖人先見之明

基利斯當修士○在明谷院有一位修士名基利斯當。Christians他無長上寬免。在明谷山頂上。預備了一座葡萄園子。滿栽了葡萄。長的亦甚茂盛。某日聖人攜同古道及日辣爾察看田地樹林。乃聖人之長兄也。是位大德不凡之會士。彼時幫辦院事。日辣爾乃聖人之二兄也。是一位聖人。彼時盡理事之職。一到了山頂上。見了這座葡萄園。他們三人同聲向那位修士說。弟兄基利斯當。你預備此葡萄園。栽這些葡萄。有何心意。是願引誘修士們嗜酒麼。你未讀過聖經。修士一點也不該喝酒麼。那位弟兄回答道。你們都是聖人不願喝酒。我是罪人倒想喝點酒。日辣爾向他道。弟兄基利斯當。我實話給你說。你莫說喝酒。就連這葡萄樹上的葡萄。你也見不上。言畢。三人下山回院去了。那位修士仍是照常修

理他的葡萄園子。出汗不少。但未見葡萄結實。便嗚呼哀哉死去。了。別的一位修士。去替他管此葡萄園。費了許多氣力。過了數年。仍不結實。那位弟兄管的失了望。便將此事稟知了聖人說。神父。我們這葡萄園是可呪棄的。多年以來。只長葉。不結實。不如砍了他去。省得白占地方。聖人說。吾子。你說什麼。你不知道麼。那些葡萄已被某弟兄呪罵了。所以不能結實。你去拿一瓶水來。那位修士聽命便拿水來。聖人降福了那瓶水。又遞給了那位修士說。吾子。你去將此水洒在葡萄枝上。以此爲我再降福那葡萄之憑據。那位修士聽命去洒了。然後葡萄照常開花結實。衆人見了莫不稱奇。但基利斯當弟兄。可未得見。

鬼害一保守者○在明谷院有一修士名亞加都。

Acardus 原係大

家出身。入會後。因他才德出眾。愈加顯貴了。聖伯爾納多後來遣他創立許多修院。當他初學之時。聖人常上保守院。給保守者講道理。安慰堅固他們。一日講道畢。將亞加都及別的一位保守者。叫在一邊。向他們預言道。某保守者。因屢次不聽善勸。明日天未亮時。必要逃跑。那可憐之人。要離我們。隨他意去吧。因他原不是我們之人。但你二人務要醒寤防守。勿使他把你們一同帶去。二人一聞此言。甚是驚訝。默而不言。惟不知此事將如何成就。到了天晚夜深之時。他們見聖人預言要逃跑的那保守者。在床上躺着。睡的很熟。他二人熬的都身乏力倦。眼亦難睜了。別的一個便睡入夢鄉去了。亞加都亦想合眼而睡。但因堅信聖人之言。欲看此事將如何成就。遂用盡方法。勝此身體之乏倦。如此熬了半夜。

一點未睡。過半夜將要打鐘。喚修士們起念夜課經時。忽見兩個黑人。身高丈餘。滿身黑服。手中拿着鐵釵。挑着一條毒蛇。盤着一隻熏熟的鷄。由門而入。直到了那位保守的睡處。將那蛇盤的熏鷄。往那保守的鼻子下一放。立刻把那保守的熏醒了。那保守的一醒。兩個黑人由來路便走。那保守的急忙起來。穿上衣服。追趕那兩個黑鬼去了。亞加都急忙將同伴喚醒。同去追趕出來。見他尙在大門口開門。因院門關鎖不能開。他遠遠望見人來追趕。慌忙無措。急的無法形容。便離了大門。一直跑到某木園中。想從籬笆跳出。不料天黑看不清。一跳正跳在亂柴堆中。被亂柴絆住。不能前行。衆人趕上將他救出。復領回保守院中。勸他回頭改過。不要再上魔鬼的擋。棄院歸俗。無如魔鬼已入了他的心。千言不入。

耳了。非走不可。衆不得已。讓他隨便去了。豈知一出院門。魔鬼便附在他身上。自此以後。常常發瘋。狂呼亂叫。至死未愈。未竟嗚呼哀哉而死。

古道○在明谷院有一位大德不凡之修士。聖人遣發他到開爾瑪^{Norman}。省去分立修院。豈知他到了那裏。不久便得了重病。不能作什麼了。只待一死而已。聖人聞知。有意遣人去接他。仍回明谷院。爲能滿其所望。得死得葬於明谷院。聖人長兄古道聞知。便道。如此遙遠之路。要接那位病士回院。當花許多銀錢。不如不接。聖人聞言。看他有吝惜銀錢。不甚愛弟兄之心。遂不顧骨肉之情。便向他道。是你的弟兄爲貴呀。或是銀錢爲貴呢。你既怕花點銀錢。爲接你的弟兄回院。得安死之恩。你將來亦不得死於明谷院。在

此安葬。後果應聖人之言。因於一千一百三十六年上。他同聖人去巡察步爾日 Bourges 省所建之西多修院。回來時經過包底尼修院。忽得重病。過了幾日。便於是年諸聖瞻禮安然去世。與諸聖人升天享福去了。遂將他葬於此院。然古道是一才德兼優之人。平生並無大過。美表無算。西多會敬以真福品禮。

嚴責某修士○又在明谷院有一修士。某日犯一大過。來至聖人前告罪求救。聖人罰他不領聖體以當補贖。過一兩日。適遇一大瞻禮。正逢聖人唱大彌撒。衆修士皆在此彌撒中領聖體。那位修士自想道。別人都去領聖體。我若不去。別人必疑我有大過。想我不好。爲我之名譽。受害不淺。若說去領。又有院長之嚴命不允領。領了又怕不妥當。於是躊躇多時。未竟勝不過羞臊之心。以臉當

先以聽命爲後。便上前去領。聖人一見。大吃一驚。不知如何是好。給他送。回想尙未給他赦罪。怕他領了不妥。犯褻聖之罪。不給他送罷。又怕露了神功密事。真是進退兩難。末後以聖教常例。以保護人名譽起見。及嚴守神功密密之故。暗求主善置此事。也與他送了。天主聽了聖人的祈求。顯了大靈跡。聖體一到了那位修士口中。使他不能下咽。他愈勉強下咽。愈覺不能。把那位修士的魂不附體。毛髮竦然。如呆如傻。不知所爲。只好合上口。待午時經後。急忙跑到聖人跟前。雙膝跪下。滿面流淚。大顯痛悔之狀。將口張開。使聖人看口中之聖體。聖人一見。重重的責斥了他一番。後赦了他的罪過。聖人一赦了他的罪。他便覺無阻礙。立刻將聖體咽下。

第十三章 論聖人對己屬院

前已言及聖人爲明谷院長不久卽分立了三座修院卽三泉風單福尼三院。聖人對這些屬院如對自己本院一樣常常懷念他們。爲此幾時往新院打發修士去必先向去者說。我只是打發你們去。並不是棄捨不管你們了。又幾時派一位修士當新院之長。必向他說這三句話。就是以言以表以祈禱相幫教訓他們走常生之路。聖人又常以慈父之情懷念屬院之衆修士。如某日聖人有病。躺臥在床。忽想起三泉院之衆修士。心中不安。便向他哥古德道。你快去進堂念經求主罷。凡天主默啟你的事。回來都細報知我。古德道。我無功無德。不堪受此重託。當不起。天主默示我隱密之事。聖人不准推辭。古德無奈。只得進堂求主。一到堂中。大發

熱切依靠之情。求主默示。果然神目中見有十三位修士。歡然從他目前行過。後有二修士面帶愁容。古德自堂中回。將所見報知聖人。聖人嘆道。禍哉。面帶愁容之二人也。定不能恒心在院。後果應聖人之預言。二人未得恒心在院

論聖人與三泉院第一任院長羅日畧。平日有何密切往來。我人不得而知。只知羅日畧死後。三泉院修士悲哭甚痛。聖人去信安慰他們道。你們悲哭你們的院長。但我的悲痛更甚於你們。羅日畧死後。任爲三泉院長者。乃古依GUIN修士。亦是一位仁愛之士。古書記載。有一次他做彌撒。因分心忘了聖酒。聖伯爾納多知道了。重責了他一番。並罰他日日誦痛苦七端聖詠一次。每誦一端。自打苦鞭一次。輔祭者亦命做一樣之補贖。以罰他未提醒神父。

之過。並問院中別人有知此事者否。若有知而未告者。亦按罪之大小加罰。這位古依初則甚好。後於一千一百三十三年。不知又犯了何過。西多會大公議時。命他來與會。他推辭不願赴會。西多會大公議不悅。把他革了職。以後他如何。古書未載。我人不得知。再論風單院長。此院之長。名高代福。Godelfridus。他求聖人與他寫一本書。爲助他善盡院長之本分。聖人允請。便著了一本書。名謙傲等級。De gradibus humilitatis et superbiae。書中將謙傲之所在。實據。等次。屬害。詳細講明。全書共分二十二章。分爲兩卷。上卷含九章。專講謙遜。按聖人之意。謙遜共分三級。

第一級。是認識自己。第二級。是認識世上受造之物。第三級。是認識天主。下卷含十三章。講驕傲。聖人把驕傲分爲十二級。特與聖

本篤所說十二謙遜等級相反。第一級是多管閒事。第二級是輕浮。第三級是狂喜。第四級是自誇。第五級是與人各別。第六級是自大。第七級是自恃。第八級是護短。第九級是假意認錯。第十級是傲抗。第十一級是隨便犯罪。第十二級是習慣犯罪。以上十二級。今不能一一盡譯。只畧述一二。以顯聖人之奇才。聖人論驕傲第四級說。好自誇的人。滿腹所盛者。盡是自喜自矜的虛氣兒。非完全倒出。他腹中斷難痛快。故染了此毛病的修士。好似害了口渴舌癢之症者。非向人自誇是不行的。他時時向人述說他的好處。務要顯他比誰也明白。與人講話。常願把衆人之口堵上。只使人聽他一人言談。別人一開口。他立刻就接上。以顯人所言者。他久知之。他有時也讚美守齋之益。靈魂神見。神超之妙。誦禱。謙忍。

之要。但他講論這些事。並非自修自有。或爲栽培別人。只是爲顯他比人明白。教人想他不是一個平常人。想他真有他所說的那些美德奇行。因而讚美他。

再如聖人論與人各別之毛病說。與人各別的修士。常以與人一樣爲羞恥。事事要顯他與人不同。常願出乎衆人一等。公規爲他不設。還得添些私規。他如此行事。不是因比人熱心。只是願人看他。他是個另外之人。他心中竟敢如那法利塞義人說。我可與他們不同。爲此他看着自己私守的一個大齋。比與大眾守的一個主日大齋。更貴重他。私下誦一次熱心短誦。比與大眾公念一台夜課經。更覺有味。他無時無處不與人各別。比方他在飯廳。兩眼四顧。見誰喫的比他少。心中就難受。想人比他克苦。他寧願不喫一

頓飯。也不願使人想他是個不克苦之人。他若見一修士面黃體瘦。他又不安。恐怕別人想這位修士比他克苦。而且這樣人守自己的私規。甚是慇懃。守公規倒甚怠惰。在臥房醒寤祈禱。在堂中打盹睡覺。別人出堂安歇。他獨自在堂長吁短嘆。總之。越與人各別。越想是好。且他受此錯見之哄。固執己見。無人能勸他改行。竟如此錯行一生。云云。聖人論別種驕傲之行。也都照樣一一表示。行客出來。但因過長。不便盡譯於此。聖人將書寫畢。交與高代福院長誦讀。並向他說。我甚難受。因未滿你的盼望。未給你詳細講明謙遜。只細述了驕傲。但此亦無防碍。你若把反謙的驕傲改了。謙德自然亦即修成了。

至於聖人在勞都諾地建立的福尼第三屬院。聖人也如是在心。

聖人給此院長來諾 *Kaynaud* 寫的三封信。一念便可知了。來諾初與聖人寫信說。他與聖人相離之苦。聖人回信道。你不知。我離開你。這又順命。又可愛。爲我又要緊之人。是我何等。大苦。何必你說。若非因愛耶穌之故。我怎能遠離你呢。云云

來諾一當了院長。看管人之難。本分之重。有意辭職。再回明谷院。聖人又去信。一面安慰他。一面責斥他。過於無勇。末後來諾見院中有幾人發愁。胆怯。也有幾人抱怨。他又將此事報知聖人。聖人又去信說。這可算什麼呢。你只好盡本分。當安慰者。當勸勉者。當勸勉。當警戒者。當警戒。其餘不免的小過。何足掛心。來諾見三番與聖人來信。着聖人似乎不悅。以後久不與聖人來信了。聖人見此。他那爲父之心。又覺不安。遂自去信說。我可愛之福尼院長。如

今怎麼毫無音信了。聖人雖爲總院長。但不願屬院長。稱他爲父。教他們稱他爲弟兄。或同負役者。又於此院。聖人曾顯過一大聖蹟。就是此院建立之後。過二三年。蓋了一座大堂。完工之後。聖人想定一日。行祝聖大禮。先命院士。將各處打掃乾淨。以備來日的慶典。奈何。不知由何來了蓋天蔽日的蒼蠅。各色俱有。在院中唧唧嗡嗡鬧個不休。煩唆的人。無法預備來日之慶典。聖人見了。甚是不快。自想道。莫非魔鬼欲借這些蒼蠅作怪。以阻止我辦此榮主之善舉乎。於是舉手指着那些蒼蠅。厲聲說道。你們這些東西。真是可惡。我咒棄你們。聖人話一出口。只見無數蒼蠅。如中了瘟毒似的。由空中紛紛墜下。落地而亡。到次早地上所死之蒼蠅。竟有一寸多厚。令人無落脚地。衆人見之。且驚且喜。感謝

天主讚誦聖人不已。聖人命將死。蒼蠅打掃成堆。抬出院外。繼續預備慶賀聖新院之大禮。到期來祝賀者。無記其數。有的爲見聖人。望沾洪恩。有的爲觀死蒼蠅之奇。後有人以此聖蹟著了一篇福尼咒蒼蠅詞。

第十四章 論貌里孟院之災 *Morimond*

貌里孟原係西多會四首院之一。起首甚興旺。甚平安。且由此院分立了許多別的屬院。如白來我 *Bellevaux* 克來代 *Creste* 剛堡 *Canp* 等。待至一千一百二十四年上。出了一件意外事。卽當時因院中財物不敷。有借外人錢財之舉。不料借與院中財物者。皆是貪財之輩。從借與修院之財物中。取大利息。致院中無法償還。付主卽將院中肥田侵佔。院中所剩者。只些廢地而已。種之亦是徒勞。不長嘉禾。就此院中輔理弟兄敗興。怠於勤勞。不願種此廢田。因而院中度生。日難一日。院長亞爾諾 *Arnold* 見這般光景。心想離棄此院。到巴來斯定另立一院。主意一定。不告知本屬主教。也未求西多會大公議寬免。便暗自帶了些有能幹熱心之士。離了貌里孟

院。上巴來斯定去了。但爲着自己良心平安。用了一些似是而非之理。先求了羅瑪教宗寬免。然此事一傳出後。凡見者聞者。莫不驚異。想亞爾諾怎能辦此種大壞表樣之事。因他在西多會是一大人物。他本是德國皇家出身。他之親哥福來代里克 *Frederic* 是德京之宗主教。他在德國亦大大廣傳了西多會。親立了許多西多會院。爲此聖伯爾納多在第四封信上大大讚美過他。稱他是西多會之柱石。誰能想如此有名望之人。能辦這種糊塗事呢。時聖伯爾納多在福郎德 *Flandre* 地。一聞此信。不勝驚異。悲嘆。急與教宗上奏。求教宗以其大權。令離院者速回。聖人說。西多會士。赴巴來斯定。建院。甚不相宜。因巴來斯定常受回人騷擾侵犯。當多立兵士會。以抵禦回人。今不多立兵士會。而准此靜默之士。赴往該

地。此等靜默之士。在此騷擾之地。怎能好守院規。拒絕回人之強橫呢。故敢求聖父將前日之恩寬收回。速令赴該地者。回本院是幸。云云

聖人又以好弟兄之情腸。與亞爾諾去信。勸其速回本院。聖人之信。雖然說得極其痛切。但不知何故。聖人去信後。久不見回信。心甚煩悶。忽聞傳說。亞爾諾與同行諸人到了離高老尼(德京)不遠一村上。聖人又速與故友布呂諾(此人後當德京宗主教)去信。請他將亞爾諾與同行者訪回。又與亞當修士去信。勸他引眾復回本院。因亞當修士與聖人交善。在亞爾諾同行人中。是一最有權勢者。未幾西多會總統。聖斯德望。偕同非爾米及包弟尼兩院長。來明谷院。與聖伯爾納多商辦。貌里孟院之事。想一解救之法。忽

又傳說亞爾諾行到比國。得一暴病。哀然長逝。時在一千一百卅五年。正月三號。眾聞信。視如主罰。亦甚痛傷。皆言亞爾諾話既死。猶揀一繼位之人。但今貌里孟正在內憂外患。財失人散之際。非有才德兼優。智謀過人者。斷難恢復舊觀。聖伯爾納多聞此。即將己之私益棄捨。惦念闔會公益。自薦一人。爲貌里孟院長。此人非他。卽聖人所最信任最可靠之明谷院大上司高石。聖人自說他是自己之右臂。與自己同心同勞者。今把他捨了。爲自己真是一塗燔之祭。聖斯德望與別院長見聖人如此慷慨。遂同心贊成。着高石 Gaucher 充貌里孟第二任院長。貌里孟修士聞知。傾心悅服。亦歡然樂從。認爲本院院長。

再說。與亞爾諾同行之人。見亞爾諾暴病猝死。多想是主顯罰心。

亦不安。遂有願回本院者。恩利修士首先回貌里孟本院。其餘厄
吾辣 EVARD 功辣多亞當等。初亦願歸。繼想一好修士。常當同其院
長同心同意。聽命到死。今本院長雖身終。但其志未變。且他有教
宗恩寬。所以仍當隨其意前行。因此遂不願回。聖伯爾納多聞知。
卽與其中爲首者亞當修士去信說。你們當知。事有善惡之別。在
善事上當聽命。在惡事上決不能聽命。今爾衆所行乃大壞壞樣
之事。並非善舉。所以此等命令。決不能聽。况院長之權。一死則盡。
活者則能命人。死則失此權。如今爾等之院長已身亡。已失去管
理爾衆之權。所以汝等現今所行者。非院長所命。乃自己所爲。故
此你們若不悔心。速回本院。我衆神長。必以背會者看待爾等。與
亞爾諾同行衆人。一面想本院長之暴死。一面見聖伯爾納多以

大公議名義所寫之信。都害了怕。且又聽說給他們立了一位才德兼優之長上。遂都回了自己本院。謙心聽命如常。自高石一當了貌里孟院長後。一面賴天主降福。一面賴高石之才德出眾。把貌里孟院整理的煥然一新了。未幾有十五位德國官家子弟齊來入會。其中有皇宮一人。名奧道者。本係德皇非代里克之至親。後陞爲福藍三日主教。成一最著名曆史家。自此以後。求入會者。絡繹不絕。真是愁日已去。新日又來。將滅之院。不但未滅。且較前愈興盛了。後來從此院。又分立了許多別院。出了無數聖賢。此處不必細提。

第十五章 論聖人顯聖蹟療人疾病

至今我們所見聖人之言行及天主因聖人所作之事業雖甚奇妙但尙未見聖人明顯聖蹟治人疾病待聖人入會後將及十年方大顯靈蹟明明療痊人疾就此聖人之德名如太陽之高升時時彰顯照耀人目至若聖人初顯之靈蹟當以若斯伯爾 *Josbert* 爲始今畧記之。

若斯伯爾○離明谷院不遠有一城名斐爾台城中有一貴人名若斯伯爾與聖人同族某日忽得暴病昏迷不省人事眼看一息奄奄生命將終其子與衆親友皆言若不得領教中聖事而終爲家族美名頗有玷辱遂卽遣人往明谷院請聖人來爲他行聖事聖人應請便去及至病者之家見病人已在床上躺了三日昏迷

不醒人事。聖人蒙主默示。知其病乃主顯罰。回顧左右說道。因此人平生苛刻教堂。欺壓良民。犯了種種不義之罪。惹動了天主聖怒。降此重罰。若他肯真心回頭。許下補償教堂。及良民因他所受諸害。則天主還許他回醒人事。賞他妥領聖事而終。繼而問其子。與其家人願否。如此而行。其子及家人代病人應道。甚願照此而行。在傍衆人聞言。甚是驚異。此時聖人之二兄日辣爾。與舅父高得里亦在跟前。一聞此言。毛髮竦然。各自想道。今日之事。冒險甚大。如其不成。爲修士之美名。豈不大受忝辱乎。遂將聖人請至一邊。暗中責斥道。今日之言。非同小可。如其不成。將奈之何。豈不有辱於汝面上。修院之美名。亦豈不大受損失乎。聖人謙言答道。天主全能。難道不能作此事麼。汝等信德何在。所以只要汝等肯信。

天主必能成就此事。言畢。便跪地誦經。後登台舉祭。正在聖人獻祭時。忽有人來報。若斯伯爾已回覺人事了。特請聖人前去開導。聖人允諾。祭畢。立即前去。一到病人臥房。只見若斯伯爾滿面痛淚。大顯悔過情狀。請聖人聽其神工。爲之傳聖事。聖人如其所願。聽了神工。與他傳臨終聖事畢。若斯伯爾尙明明白白活了兩三天。此時聖人勸他。快滿其子及家人爲他所許之願。多施捨哀矜。將家務全安置妥。若斯伯爾遵聖人令。一一照行了。諸事完妥後。便安然去了世。

醫好病孩○又某日聖人由田間歸院時。忽有一婦抱其胎生雙臂殘廢之子。迎面而來。哭求聖人醫治。聖人見其哀懇之誠。便將小孩放下。自己跪地誦經求主。後挺身立起。向那婦人道。請呼汝

子。那婦應聲一呼。只見小兒由地立起。雙手抱住母親。其母一見自己小兒之雙臂已完好無恙。甚是喜歡。連聲讚頌天主。感謝聖人不已。

恒伯爾多 *Humberlus* ○同時(卽一千一百二十三年)可敬恒伯爾多在明谷院。患羊角瘋病甚重。每日顛仆於地六七次之多。竟將頭腦摔昏。不省人事。非人幫助。連床亦上不去。某日聖人來見。看他躺在床上。宛如死人。甚爲憐惜。因恒伯爾多是一位大德之人。聖人甚愛慕器重他。遂回顧左右人道。我們當爲此人作什麼。進堂爲他念經去罷。言畢。抽身便走。進了聖堂。爲病人跪地求主。此日正是瞻禮七晚上。當聖人爲他求主時。病者被人扶着。在床上熟睡了。第二天早晨。從聖人手裏領聖體。奇哉。聖體一入病人之口。

瘋病立時全愈。到死未返。恒伯爾多病愈後。功德愈見長進。過數年後。聖人派他建立依尼修院。任爲此院第一任院長。在任善盡已職。德表率領屬下好守修規。未竟福終。留名於後世。西多會敬以真福品禮。

變化兵丁及乳嬰奇行。○明谷院之大名。既已傳出。各界之人。不時來院觀望。一千零二十餘年間。將近嚴齋聖時。有些兵丁亦來院閒遊觀景。那些兵丁。本是年幼無知之輩。往往互相比賽。各顯其能。雖相傷相殺。亦所不顧。聖人勸他們道。今將近嚴齋聖時。勿再逞能相傷。那些兵丁那裏肯聽。聖人說。你們既不聽我言。我望天主停止你們的戰爭罷。言畢。便喚一修士來。給他們斟酒。聖人先降福了那酒說。我望你們飲此救靈之酒。兵丁中有幾個過愛

世俗者。一聞聖人此言。本不願飲。因情面禮貌之故。遂亦勉強飲了。及至他們飲了聖人所降福之酒。立覺心變。好像另成一人了。昔日所愛之世俗。今反覺着無味了。皆想棄俗精修。辭別了聖人之後。便各述心中感情。遂同聲說。我們既有一樣的心意。所以不必歸俗了。就此靜修罷。於是大眾返回修院。求聖人收納爲徒。願在院修德行善。聖人便喜喜歡歡迎進。後皆成了很好之修士。在這些兵丁中。有一位名瓦代祿 *Waltherus* 者。他有一侄名少瓦代祿。幼時尙在襁褓。未滿三月。有一天聖人到那方去。講道訓人。其母懷抱嬰兒。來到聖人跟前。望聖人降福。及至到了聖人講道處。便將小兒置於懷中。坐於聖人脚下。與眾聽道。只見嬰兒由母懷常往外伸其小手。似欲取物然。眾見甚爲奇怪。其母知覺。便隨其所

願。只見小兒就以雙手捉着聖人之手。恭恭敬敬以口親之。衆人見了。愈加稱奇。此兒後來長大成人。亦入了明谷院。當了聖人的
一個好徒弟。

第十六章 論聖人顯聖蹟被親友挫磨及以德報怨。

顯聖蹟療人病。○離福斯尼修院不遠。有一村名 *Cornish* 加落。村中有一少年。患一怪症。常憂鬱不安。時時悲哭。醫家均不知爲何種病症。人將他領至聖人前。求聖人療痊。當時聖人受主默示。知其病原爲罪所招。遂命他辦一妥當神功。辦神功畢。立時喜樂非常。前日愁容。全全消除。得享至大的平安。

又有癩腿幼童。其父將他領至聖人前。求聖人治好他兒之病。聖人推辭說。我乃無功無德之人。怎能作此大聖蹟。使跛者行呢。那人知聖人此言出自謙遜。遂求之愈切。聖人不得已。將手覆在病孩身上。畫一十字。頃刻病腿全愈。行走如常。過了幾日。其父爲感聖人愈病之恩。復將其子領回修院獻於聖人。求收納爲徒。聖人

歡然納之。後此孩當了聖人一好神子。

被親友挫磨。○聖經上說。天主愛誰。必以世苦磨難誰。此言在聖人身上全然應驗。聖人是天主特寵之人。豈能不以世苦磨難試探他麼。所以不但使他常受病苦。且還准人磨難他。連他的至親也准他們欺壓他。其中更甚者。莫過於他的舅父高得里。與其兩兄。不但在尋常事上。連在聖人所顯之聖跡上。亦常想法褒貶責斥他。如某日聖人往塞鬧諾地方去。路過襄道城時。忽有一脚患毒瘡之幼年人。前來求聖人摸他瘡處。而降福之。聖人如其所求。置手於他瘡上。畫了一十字。脚上毒瘡立時全愈。此時聖人之舅父。與其長兄在前。見此聖蹟。不但不與眾人同讚美聖人之德。且當面責斥了他。於如此善事上。尙且如此。其餘別樣事上。更不必

說了。據德福林主教所述。他們責斥。欺壓聖人如此之甚。竟有時使聖人痛哭不已。然而聖人所痛哭者。非因怕受人指責。是因聖人是一至謙遜之人。想自己尙未造到純全地步。還有許多當被人指責之處。因而悲痛自己所有之可憐。若論他們常諫正規。聖人之心意。却非不善。或者因他們受了院長之委託。有諫諍人之本分。或者他們想聖人常作奇事。顯聖跡。常受衆人讚揚。恐他年幼德行不堅。漸漸起驕傲之心。就此敗德喪善。不如常尋機規諫。欺壓他。以保存他的謙德爲美。然不拘如何。聖人從自己之親屬。與苦真是不小。

以德報怨。○高得里本是聖伯爾納多之舅父。上已提及。他乃第一聽聖伯爾納多講勸。矢志靜修者。他常愛規諫自己院長。處處

給他加褒貶。他此舉雖出自好心。但有時亦不免太過。某日他自已也得了瘧症。渾身發燒如火。痛苦難當。不得已謙謙遜遜求聖伯爾納多可憐。給他醫治。聖人答道。小甥昔日與人覆手治病。屢被賢舅指責。今亦照樣求我。決乎不敢。高得里只裝聽不見。再三懇求。聖人便覆手在他身上。立時瘧症退去。完好如初。高得里病愈後。尚活了數年。較前愈加勉力。善守修規。日進於德。待功德一滿。去世升天。惟死前一點鐘。渾身驚慄。顯一很難受可怕之狀。但工夫不大。轉驚爲安。平平安安斷氣而終。聖人此時亦在前助終。見這般光景。不知其由。心中亦憂疑不定。然天主仁慈。工夫不大。解了聖人之憂疑。因過了幾日。高得里夜間顯現與聖人。身發大光。明言自己永遠大事已妥。今在天堂享受永福。聖人問道。賢舅

臨終前一點鐘。爲何渾身驚惶抖顫。高得里應道。因那時有兩個惡鬼。將我揪住。要往一幽暗無底之深淵內扔我。把我嚇的魂不附體。大聲呼求天主可憐。果然天主不虛我望。打發聖伯多祿來。將兩個鬼魔攆跑。將我救出。於是轉危爲安。言畢不見。

第十七章 論亡者出現

失忍之弟得救出獄。○在明谷院中。有一位弟兄。雖係好人。守規亦狠數得着。但性情暴躁。好失忍耐。某日一病身亡。聖人照常爲之祈禱。過了幾天。那亡者帶着滿面愁容。悽慘可憐的樣子。現於聖人面前。聖人望見。料他永遠大事未妥。便問道。你今永遠大事如何。那亡者應道。嗚呼。我已落於蛟龍之口。日日受其酷噬。言畢。卽轉身而去。聖人聞此。愈覺不安。急聲喊道。請慢走。我因天主聖名。命爾速將今日之言。明告於我。然而那亡者。毫不回顧。亦不答言。卽隱蹟不見。聖人滿心憂腸。無法只好爲他熱切念經。獻聖祭。並託院中有德之士。亦同爲其代禱。果未虛聖人所望。過不數日。那亡者復現身。發大光。燦爛奪目。告以今已出獄。得升天堂。特來

謝代禱救助之恩。聖人見之大慰。

受亡者指責。○某日大彌撒時。不知是輔祭者粗了心。可是管堂者大了意。酒水壺內倒了酒。而未倒水。到開聖爵時。神父欲倒水。輔祭者方纔理會無水。急去取水。此時衆位修士及聖人。各在本位站立。主祭者在祭臺等候。輔祭者拿水來時。忽有前數日已亡之某修士發現。衝着聖人站處。搖首大顯不悅之狀。聖人問道。爲何衝着我搖頭。大顯不悅之狀呢。亡者應道。噫。若你們知道你們將來在天有的伴侶。在世時是如何謹慎。你們作事就不如此粗心大意了。聖人一聞此言。便又問道。據你看來。在此院的衆弟兄們。將來都能救靈否。亡者應道。都能救靈。且不但在此院者。都得救靈。大凡在咱們西多會。謙遜聽命至死者。都得救靈。此時聖人

忽然想起。在院中有一冷淡硬心之弟兄。屢次勸他。終不悔改。聖人爲他狠覺難過。便問亡者道。論此位冷淡硬心弟兄之靈魂。將來得救靈否。你可曉得一二否。亡者應道。爲此等人之靈魂。天主的仁慈也未減斷。所以亦可得救。聖人聞言大樂。立將所見所聞。告知了衆位修士。勸勉他們更要多加奮勉。走此修德苦路。以望天堂豐厚之賞。

勸衆士助一亡弟。○有一次在明谷院死了一位輔理弟兄。衆位弟兄正在爲他出殯時。有一位盛德年高的老修士。忽聞無數魔鬼。成群結夥的。來回喧嚷吵鬧。咆哮如虎。大聲喊道。噯呀。可好了。如今真好極了。我們從此惡谷。指明谷院。因院士多係聖人。故魔鬼恨之切齒。而以惡谷稱之。可得了一靈魂。老修士聞言。毛髮竦然。愁苦萬狀。徹夜未眠。時時求主

可憐那亡者。至夜深時。那亡者發現。穿着襤褸破衣。帶着滿面愁
 狀。謂之曰。昨日你聽鬼魔相慶者。是因我已落於天主至公嚴判
 之中了。今正受重刑。請你來看我受刑之地。說罷。便將那盛德老
 士。領到一寬廣深圍的牢邊。其中有各種可怕的刑具。指那圍牢
 道。請看此牢何等可怕。這便是我受苦之地。我在此受的是何等
 重苦。魔鬼如何虐待我。真是難說難描的。說畢不見。趕到天明。老
 士速將夜間所見所聞。全然告知聖伯爾納多。聖人夜間神目中
 亦見了一樣之事。遂仰天大聲嘆道。我知道。除非生前有大過者。
 魔鬼斷不敢如此擅自苦虐人。言畢。即將院中眾修士召集議廳。
 把那已亡弟兄種種可憐之狀。向他們一一述明。勸眾位修士。各
 自細察自己良心。勉力修德。不要陷在此已亡弟兄之可憐地步。

上。因爲魔鬼雖仇恨教友。然而更仇恨發願修士。所以更當時時小心隄防。後又勸衆位弟兄。多多爲已亡之弟兄念經獻祭。求主可憐他的靈魂。快從魔鬼手中救出他來。果賴聖人與衆修士祈禱獻祭之功。過不數日。那已亡弟兄又顯於那位盛德老年修士。但與前次大不相同。此次身發大光。輝耀逾日。美麗可觀。老士一見。且驚且喜。忙問道。現今如何。亡者答道。感謝天主。今得脫離魔手。得入天鄉。老士又問道。然則你如何得救的。亡者回道。請你看。看便知道了。遂領老士進了堂。到了每座祭臺前。說道。請看此卽天主聖寵的神械。此卽天主仁慈的勇力。無力能克勝者。此卽除免世罪惟一犧牲。我賴此而得救。我實話告知你。凡依賴天主這聖寵的神械。仁慈的勇力。及此贖罪之犧牲者。無一強力能害他。

除了那心硬不肯悔改者。其餘將來都可得救。言畢不見。老士快將此喜信。報知聖伯爾納多。及衆修士。同謝天主大恩。並勸衆修士。以後更熱心獻祭祈禱。因獻祭祈禱之力。如何尊大。在此已亡之弟兄身上。明明顯出來了。

以上兩個故事。是指煉獄說的。因下了地獄的人。永不能出來。若問。煉獄靈魂也受魔鬼的毒害麼。答。在這端道理上。超性學士的論斷不同。雖然聖多瑪斯。決言煉靈不能受魔鬼肆害。到底也有許多明人說。天主爲罰煉靈更大之罪。也能有時候使魔鬼加害。

第十八章 論修士之熱心及吾主發顯

修士之熱心○當聖伯爾納多爲院長時。明谷院衆修士。賴聖人善言善表之感動。都狠熱心。彼時院中雖有七八百修士。人數不爲不多。然個個循規蹈矩。在修德路上。奮勇前進。外面所顯者。心內所發者。不但悅人耳目。更樂天主與衆神聖之心。無怪乎當衆修士歌詠讚主之時。天神亦屢屢顯形。與之同聲歌詠。讚頌天主也。如某日當衆修士唱吾儕讚誦主時。聖伯爾納多明見無數天神分列兩邊。與衆士同唱。助其熱心。時衆士愛火勃發。甚致各各口中噴愛主大火。直達天上。

天神記衆士之功○又有數次夜課經時。聖伯爾納多明見衆修士之護守天神。在歌侶挨着他們站立。手裏拿書記簿。按每人熱

心多少。記錄他們的功勞。有以金水寫者。有以銀水寫者。有以黑墨寫者。有以白水寫者。亦有一兩個什麼也不寫。天神向聖人道。以金墨寫者。表那口誦心維。至熱切的修士。以銀墨寫者。表那不如頭等熱切者。以黑墨寫者。表那只懷好意而不加勉力熱心者。以白水寫者。表那打盹半睡。或那疎忽懈怠分心走意。或那有口無心者。至於那什麼也不寫者。表那不滿本分。身雖在歌侶中。而口中不念。心中特意糊思亂想者。或那身負重罪者。此等人的誦禱。在天主臺前。如乾草朽木。一文不值。故此我亦絲毫不記錄他們的誦禱。聖人一見這些光景。便想起聖經之言曰。彼等俱是事主之神。（指天神）只爲堪得天產之人而遣發。聖人見天神記錄熱心之功。甚是喜歡。見了後退修士之冷淡地步。也甚是悲痛。

聽命而終之士。○聖人常言。聽命乃量德之衡。看人聽命如何。便知其德行大小。有純全之德者。亦必會齊全聽命。當時明谷院之修士。既多係聖人。其聽命之德。豈能有不完全者乎。故不但聽命而生。且要以聽命而死。如某日院中有一修士。生命將終。晚經後。聖人親去看他。見他一息奄奄。上氣不接下氣。死卽在邇。聖人向他道。可愛弟兄。你也知道。我們勞苦了一天。如今人人困乏。正在休息之時。過幾點鐘。還當起身念夜課經。你若如今就死。當喚起衆修士爲你念臨終經。後再去睡。然而如此之行。爲大衆不便。我知你一死之後。立卽能到永福之地去享永福。然爲使你多得點天堂賞報。再多受點兒病苦罷。所以我因吾主耶穌之名。命你要等到明日起念夜課之時再死。病人微聲應道。賴神父祈禱之功。

我願如命而行。言畢。聖人便平平安安去睡覺。病人雖然一息奄奄。但不到聖人預定時刻不得而死。及至到了起念夜課經時。打了起身鐘。搖了木鈴。衆人爲之念了臨終經。纔去世升天。且非只此一次。屢屢修士到了死期。非先得了聖人寬免。預定之時。決不。死。故真可說生於聽命。死於聽命。由此可見。當時聖人之德能。如何大而。修士之聽命熱心。又如何純全。真教我們後人羞愧。

吾主發現○且說離明谷院不遠。有一修院名貌里。其院長爲可敬邁達爾多。某日來明谷院拜謁聖人。有一次空閒時。在堂後邊誦經。遠遠望見聖人在大祭臺前伏地沉默。繼而見吾主耶穌。自祭臺十字架上降下。來至聖人伏身處。聖人一見起身。跪地朝拜。耶穌以手持聖人之頭額。使聖人親自己的肋旁。聖人以滿

懷愛主之火。以口親之。邁達爾多 *Medardus* 一見。且驚且喜。宛若出了神。祇以怕聖人知覺不悅。遂一言不發。漫步走出堂外。從此愈加敬重聖人了。

第十九章 論救人急難

救人急難○於一千一百二十五年上。法國全境及附近諸邦。遇一荒年。民間無衣食者。在在皆是。饑餓而死者。難以數記。因此遠近之人來明谷院求食者。每日以千萬記。然而。是年院中存糧亦不甚多。且又無錢購買所有之糧。只爲院中會士。尙不能用至明年麥秋。如何能賙濟這些人呢。但聖人愛情過大。不忍見這些窮民無食而亡。遂竭力賙濟。按人數之多寡。分給每人足用之糧。不使一人空手而歸。果然天主見聖人愛人之功。恃主之誠。大大降福了修院倉房。增其糧數。使用之不竭。取之不盡。每日雖分散無數糧食。而倉房所存者。仍不見少。隨取隨增。直至明年麥秋之時。四五月之久。不但修士未缺日糧。卽四方遠近來院求食之人。亦

都得供養。凡見之者莫不稱奇。大呼聖跡。

顯靈跡○且說是年離明谷院不遠。有一邪法婦人。用邪術使魔附一貧民。此人爲魔所附。既不能安生。又無法身死。日日到處狂鬧。唱些惡調。未竟身乏力倦。成一廢人。人皆輕而避之。求食亦無人肯給。屢屢饑餓難堪。欲尋死免苦。幸而常爲人看見。救之出險。後有人將其送至聖人前。把他種種可憐光景。向聖人陳說明白。聖人聞知。怒氣潑發。不禁仰天喊道。誰想竟有如此大胆惡鬼。敢如是酷害我奉教人也。言畢。命四位修士將他攜至聖堂祭臺前。聖人登臺將聖體。從聖龕中請出。捧在手中。放在那人額上說道。我因耶穌之名。命汝惡魔。速離此人。不准再來加害。言訖。惡魔狂叫一聲而去。那人立即完好如常。

又有一次。聖人在臨山左近。分賜貧民糧食。忽見滿天黑雲密布。雷雨大作。聖人向空中畫一十字。奇哉。大雨雖如傾盆而降。然將及地。立即閃避。向左右落下。四面水流成河。而聖人與貧民站處。滴水不見。衆見。無不驚訝稱奇。

復活死人○又於是年。某日。修士等奉聖人命。將倉糧拿出。接來求食之人數分賜。此時有一婦。領着兩個小兒。亦來領糧。只因人數過多。修士忙迫。但給了那婦人兩小兒之糧。而忘了給那婦人。因此那婦人暗自想道。院士只給我這兩小兒。而不給我。莫非院士愛小兒。不待見我這老婦乎。然我一日不食。猶可。若日日不食。將奈之何。未竟自想道。是了。我有一計。可誑院中之糧。以保我之生命。說罷。使用布包裹了個假兒。抱在懷中。藏於衣內。又到院門。

以小兒名義求哀矜。院士不知其假。照常分賜。如此誑了院中食物。真也不少。慢慢被人知覺。走了風聲。沒臉再來院求哀矜。從此一面愁苦。一面飢餓。嗚呼哀哉。一命身終了。待其死後。他那兩個小兒。晝夜不離左右。悲哭哀號。某日聖人出外。由此路過。忽聞啼哭之聲。止步細聽。明明白白。是小兒哭聲。甚是淒慘。聖人大爲感動。立即尋到哭處。則見兩小兒圍一死尸涕哭。遂問二童其母爲何死去。兩小兒便將事之原委說明。聖人聽畢。甚憐惜兩小兒之孤苦。及婦人之慘死。遂到了亡者身旁。跪地熱切求主。復還其靈。未幾亡者如睡夢甦醒。眉開眼笑。由地而起。明明復活。在跟前之人見了。且驚且喜。大呼聖跡。同聲感謝天主。讚美聖人。若論那亡婦及其兩子。如何歡喜感激。更不待言了。

第二十章 論舊病復發及看顧故友與院士

舊病復發○聖人原來身體軟弱。常有病在身。當此歉年之際。日
日四外奔走。救人急難。忙忙碌碌。不得安歇。他那病弱身體。如何
支持得住。遂於是年冬。舊病復發。且甚沉重。渾身疼痛難當。口中
不斷的流痰線。末竟疼極。昏迷不省人事。衆人以爲身亡。同來瞻
望。想爲之出殯。此時聖人靈魂超拔。親赴天主審判臺前。見魔鬼
亦在那裡告他一些無心小過。後來魔鬼向天主說。此人如是多
惡。當不起升天。理當同我下地獄。聖人聞言。怒聲對惡魔道。我雖
多惡。當不起升天。然我望升天。不是依賴我的功勞。是靠吾主耶
穌爲我受死之功。耶穌無罪爲我受死。使我成天主義子。給我掙
下了天堂的產業。所以我依此功勳。不但敢望升天。且天堂亦是

我應得的惡魔一聞此言。立即含羞逃避了。聖人也就甦醒過來了。但病痛仍不見輕。聖人自想不能久居人世了。待工夫不大。聖人靈魂又超拔。見自己立在一海岸上。遠遠望見一隻很體面的船。迎面而來。自想乘此船過海。豈知那船一到了聖人站脚之地。立即快快行過。不容登船的工夫。如此至再至三。到了第三次。那船一去不來了。聖人回醒過來。知此景象。預指死期尙未來到。還當再多受苦。於是病痛不但不減。且時時增加。甚致疼的無法忍受。至天傍晚。觀望之衆人退去用飯。只剩下兩位弟兄。在前服事。聖人此時疼痛難當。便喚其中一位向他說道。你快去進堂。爲我念經罷。求主可憐療痊我。那位弟兄應道。神父我無功無德。不敢受此重託。然因聽命之故。我進堂爲你念經罷了。言畢便進堂爲

聖人念經去了。聖人在床上亦與之同禱。忽然聖母伴同聖奉駕。聖老楞佐發顯。聖人一見喜不自禁。聖母與二聖忻然降坐床前。聖手在聖人額上。登時病痛止息。病亦漸痊。

看顧故友○當時聖人聞故友可敬貴來而未院長亦臥病在床。久而不愈。使命院中一修士名曰辣爾者。前去接他來明谷修院。養病。並許他到此。或速愈或速死。貴來而未一見聖人之義人。並聞聖人預許之言。便忍痛允許。來明谷院養病。及到修院。與聖人同居一大病房。就此相慰相勸。爲主好好忍受病苦。並談論修德事主。及身後之事。亦於此時。聖人將聖曲之奧義。講與貴來而未聽。故此貴來而未雖受病苦。躺臥在床。然而亦覺神樂非常。既至次年七十日之主日。瞻禮七晚上。貴來而未未能起床行走。出入自

若自想病已見痊。可以再回本院了。便將此意告知聖人。豈知聖人不以爲然。願他等到五十日之主日再走。並命他於此兩主日內。吃點佳餚美味。以養氣力。但貴來而未。不願隨聖人之意。決意要起行。遂於是日晚經前辭別了聖人。進堂念晚經。後上床安歇。以便明日能早起行。豈知往床上一躺。舊病復發。疼痛難當。似在臨終。自想決難活到明日。方過半夜。便喚人請聖人來與他助終。聖人來到一見冷笑道。如今怎樣啦。可吃點飯不。貴來而未。知今日之病痛。由於不聽命所招。便說道。不必多言。我已是將要死之人。凡兄長今有所命。弟必一一遵行。再不敢抗違了。聖人回道。賢兒可放心。決無死之危險。言畢。聖人便出。貴來而未之病痛立止。惟覺有些困乏。待天明身力復原。又同聖人住了數日。後得了聖

人寬免。領了降福。纔平平安安回了自己本院。

往顧院士○聖人病體漸好之後。某日想着去田間望看望看他。那可愛神子們。因那時是麥秋。他們都在地裏割麥子。但因身體尙弱。不便步行。遂騎了一匹小驢。令一位修士在前給他牽着。此修士素患羊角風。正走之時。忽然顛仆於地。抽起風來。聖人見了。大爲之動。便求主憐憫他。不要使他於自己不知之時。跌仆於地。天主聽了聖人的祈求。使那位修士以後二十餘年之久。幾時舊症要發。常先知覺。可以先躺於床上。不致再受偶然跌倒之患。然而聖人不求主賜他痊愈之恩。非不能也。實是有故。因那位修士性情乖張。心思倨傲。此病爲壓制他的毛病。是很好的良方。故不求主醫好他的病。怕爲他靈魂受害。且說衆修士們見聖人。乘着

小驢來看他們。十分歡喜。因聖人原是狠良善。狠有愛德之人。聖人常說。設若愛人。救人急難。是一罪過。我也不能不犯他。聖人對於衆人如此。對於他的神子更是如此。幾時見他們遇有神形急難。如自己親受的一樣。必想法兒打救。故此修士們愛聖人。比愛自己親生父母還切。今見聖人病痊。又來望看他們。心中如何喜歡。誰能說得來呢。且不但修士們見聖人病愈如此喜歡。就連外人。一聞聖人病愈。亦無不喜歡。前來問安領教。因聖人數年來。所顯之靈跡。所作之妙功。已彰彰在人耳目。遠近之人。無不知曉。衆人仰之若山頂明燈。有難無不求助。就正於聖人。聖人凡有所命。無不奉爲至寶。看如標準。因此聖人在衆人前。狠有權勢。賴此可以滿全天主派他整理聖教。改良風俗。拯救人靈之職務了。

第二十一章 論整理修會

當時聖教景况。○於十二世紀上。聖教會在大艱難中。外逼於國家之強力。內擾於異端之盛興。加之聖教中人亦皆冷落於善。神品。斑不善滿本分。修士不善守修規。若論教友之冷淡。更不待言。當時聖教會。真如舟漂在大海之中。四外受暴風猛浪之冲激。時時飄颻不寧。苟無一善掌舵者。難保其不沉溺也。幸天主無限仁慈。世世按聖教所遭之窘難大小。而打發相當之聖人拯救之。聖教所遇之急難愈大。遣發之聖人亦愈尊。十二世紀聖教所遭之難。似已達到極點。而遣發整理聖教之聖。亦自非他聖可比。故特遣了今日所述之大聖伯爾納多。辦此奇功。然天主欲使聖人作此奇功。先使他成聖自己。經歷許多苦難。後顯無數靈蹟。以引衆

人向慕之心。衆人既傾心向服之後，方纔起辦此整理聖教，改良風俗等大事業。今天主既以苦難成全了聖人，又以他顯了無數靈蹟，引衆心歸向了他，所以始用他整理聖教，改良風俗。大都是此等事件。先說聖人整理修會。一、聖本篤會。及守聖本篤規之各會。且說在歐洲會中最出名者，首推聖本篤會。但自聖本篤立會後，到那時已有七八百年了。起初之熱心已漸漸丟棄。故聖人竭力整頓。今將聖人所整頓之各院，畧記於下。

時在樂米城。有一最著名聖本篤會院。名聖弟理 *S. Thierry* 院長名賈來而末。初守規不甚嚴緊。賴聖人引導，將院中所有越規之處，完全改除。且自此與聖人交爲好友，而甚敬愛聖人。願卸任來明谷院。當聖人之徒。聖人屢屢去信勸阻。但他願入西多會之心甚

切過了數年。卽一千一百三十五年。不聽聖人之勸。辭了院長之職。不敢入明谷院。怕聖人不收他。遂入了西多會西尼院。Siger 在院殷勤守規。給衆士立了諸德之表。誦禱動作外。謹讀神學。竟成神學博士。於一千一百四十年。攻斥亞伯辣多 Adelard 邪說。出力最多。

又在巴黎京別有一院。名聖代尼 S. Denis 院。在聖本篤會內。除克

羅尼 Cuno 首院外。是第一有名望的。當時此院之長上乃蘇日畧

Sugerus 此人心地廣大。頗有智謀。法王器重之。屢屢召之入朝。商

辦國事。竟陞爲首相。因而蘇日畧漸慕世榮。輕於聖事。院士亦因之冷落於善。守規甚不嚴緊。各等各界之人來院。出入隨意。就連婦女也許入院。聖人見了甚覺悲傷。遂在自己申駁書中。將其妄

行。全然指出書中有言。修院原爲天主之所。靜默之地。今成了兵士交往之區。男女混雜之處。天主之學校。成了沙礫之作坊。別處又道。我親見一位院長出外遊行。有六十個騎馬者送行。真是國王不如等語。聖人這些話。雖不指一定人名。但蘇日畧念了聖人之書。亦可明晰。暗指是他。又賴天主寵光。感動其心。如晴天霹靂。頓然醒悟。決意改過。於是辭了國相之職。脫了華衣美服。回院整頓修規。將俗事置之度外。只管事主救靈大事。以身立表。不久將修院整頓的煥然一新。事事照規。以致凡見者聞者。莫不稱奇。喝彩。就連聖伯爾納多見了他改變之速。也甚驚訝。遂又去信大大獎勵了他一番。信中有言。真可驚訝。朝中首相。穿皇服。居榮位。享大權。食厚祿。日處安樂中者。一旦變心。棄其所有。一越而至全德。

之境豈不妙哉。昔者兵士交往之地。男女混雜之處。貿易之所。商務之寓。今則變成天主之殿。神聖之宮。靜默之所。唱經讚主之處。昔則爲沙殫之會集。世榮之輻輳。今則成務神學。專神業。慕靜生。避消遊之處。昔則事多混亂無規。今則循規蹈矩。似此諸類之變。是誰之功。是誰之力。我人當確言。實乃吾可敬蘇日畧之功之力也。主曰。一罪人悔改。闔天朝諸神聖踴躍而。今非一人。乃全會。尤當如何。故我可敬蘇日畧院長之功大也。極矣。真堪與聖祖相比。或以弟之言爲笑談狂語。則大謬不然矣。或曰。不宜出此言。對曰。不然。昔者言其非。今宜道其善。否則人以弟喜惡不及善也。不然。曷昔見其惡而揚之。今見其善反泯之耶。云云。

再說。蘇日畧蒙主恩並賴聖人玉書感化後。不但將自己本院整

齊。事事照規。亦願別院照樣而行。於是將本院整理畢。又盡心整理其所管亞然代 *Argenteuil* 空使 *Compiègne* 及聖女日乃瓦 *S. Geneviève* 三屬院。果賴其奇才異能。把三屬院也整理的如己本院那樣完美。事事照規無苟且者。

聖人見格羅尼。聖底理。聖代尼等院。已整理完好。甚是喜歡。遂又盡力勸別的本篤會院。果賴聖人之講勸。將院整齊者不少。如毛理滿院。地茸城之聖伯尼院。聖墓院 *Pauvrières* 等。各院之長不但遵聖人之訓。將己院整齊。且與聖人交爲好友。事事就正聖人。聖人有何訓令。無不奉行。聖人爲整頓修規。有時也用強硬手段。如佈典院長。日辣而。不願聽聖人勸。整理己院。聖人乃與奈味而城 *Nevers* 知府去信。勸其自去設法挽回日辣而之心。知府見信

卽往。日辣而畏懼。遂回心整理院規。竟有多院。被聖人勸化守規。如是之嚴。不但會規所命者完全遵守。且有在規矩上。又加了許多章程。如聖尼各老院。聖伯爾定院 *Bertho* 等。以致聖人當再去信勸阻他們。又有修士。見其會規不如西多會規嚴緊。願守更緊之規。遂將已院歸入西多會。如風代莫院 *Fonlemon* 也有院長願事事效西多會模範者。如聖買達爾 *S. Medardus* 院長。熱弗羅 *Jeffroy* 令全省黑衣修士。不但仿效西多會度日。且也命他們如西多會。每年同來作大公議。爲設法保護修規。及修士之熱心。故此可敬伯多祿稱他爲第二明谷院長。

除以上所說之修院外。被聖人整理之院尙多。如聖克老都 *S. Claudus* 院。聖若望院。聖米厄爾院。神樂院等等。不便一一盡述。以上各院

皆爲久立之會。此外又有三新會。卽加爾都會。神職班會。及顯示會。今將其概記於下。

第二十二章 論聖人幫助加爾都神職班及顯示三新會。

加爾都會 *Carusienses* ○加爾都會會祖乃聖佈呂諾 *S. Bruno* 聖人生於德國高老尼亞府。幼時赴法國巴黎京讀書。得了博士之名銜。不久得列入樂末教區神職班中。過了幾年。有意靜修。遂帶了六位同志修士。去見加保里教區主教聖玉高。說明來意。聖玉高便將自己之一山名加爾都者。賜與他們作爲靜修之所。聖佈呂諾卽在此造了修院。時在降生後一千零八十六年。院規是靜修獨修并合的。院士各有自己之本屋小園。除了每日大衆在堂三四次公經外。餘皆在自己本屋本園。沉默動作。再說佈呂諾在加爾都山靜修了數年。教宗吾爾巴諾第二。聞其名。召之來。羅瑪幫辦教務。大得成效。教宗欲聖之爲來日耶府總主教。佈呂諾謙辭不



友 故 顧 惠

受。只願隱居。遂又帶門弟數人。到家納比亞山。覓一避靜之處。築茅舍隱居。操德習善如前。過數年安然去世。欲知其詳。可看聖人言行。陽歷十月初六日。聖佈呂諾歿後。貴高 Gungo 繼位。守規如前。聖伯爾納多甚愛之。遂於一千一百二十三年間。親往拜謁。貴高本與聖人交善。不時來往信函。今聞聖人要來。急忙與衆會出。出迎。宛如歡迎自天而降之神人。昔日只以信函相識相交。今得親覩其面。心中之歡喜。自不必言。但有一事教他們有些納罕。就是見聖人所騎之馬。很是駿美。鞍橋鑾轡亦甚華麗。遂各自想道。嘗聞聖人最愛神貧。今日此舉。與神貧大不相合。莫非聖人亦愛虛榮乎。不但心中如此存想。且有人向跟從聖人之人。明言跟從之人。便將此言告知聖人。聖人驚曰。我所騎之馬。所坐之鞍橋鑾轡。

華麗駿美與否。我真一點不知。亦未看見。亦未想及。且那匹馬。那鞍橋鑾轡也全不是我的。乃是格路尼修院某修士。我之舅父自用的。今只借給我用。一用。回歸後仍當交還。加爾都院長及同會修士。一聞此言。不勝驚訝。聖人收心之緊。締主之切。竟連自己所騎之馬。所坐之鞍橋鑾轡。走了一道。還都不理會。聖人在該院住了數日。該院長貴高。領聖人到院內外各處觀看。修院外不遠有一大湖。名老撒。園有各種美景。在此散步遊觀。一日之久。天晚歸院。晚飯時有人提起此湖。聖人仍全然不知。還問其所在。眾人聞言愈加驚訝。自想到。圍湖走了幾乎一日。怎還不知其所在。耶。遂又想到。昔聞人言。聖人端正守目。時時收心想主。不戀外物。今日觀此。纔知真不虛傳。無怪乎天主如是寵愛他。使他辦各種奇事。

於是該院衆修士也都被聖人善德善表感化的一心務善了。且從此愈加敬愛聖人。喜聽其訓誨。愛讀其書籍。聖人也不時往他們那裏去信。勸他們恆心勉力。日進於善。又爲激發他們愛主之心。特爲他們寫了一篇愛主金言。將真愛之誠命。實據。效驗。等級。侃侃道明。書中大意是說。真愛來自上主。由純心淨意而發。此愛全包括一總規誡。有此愛者。卽算全守了一總規誡。此愛非奴僕之愛。只因怕主罰而愛主者。亦不是那庸人之愛。只爲貪利益。乃是孝子之愛。卽以好兒女心腸愛之。愛主只爲主。非爲己之利益。亦本此愛而愛人。此聖愛乃純潔甘飴者。輕爽恒久者。不辭勞苦。不懼艱難。然此愛之階級頗高。不能一越而上。必須挨次而登。先由下等奴僕之愛。而升到中等傭人之愛。由中等傭人之愛。而到

上等孝子之愛。由上等孝子之愛而入超等化情之愛。此愛爲何。吾人今世不能全然明晰。惟身後靈入天鄉。以此愛與主緊緊結合。化而爲一。纔知其爲何福哉。此聖愛也。云云
且說此會成立。爲年不久。雖說守規尙好。但不甚廣傳。聖人竭力助之。數年之內。賴聖人之助。得立新院不少。

神職班會○此會分爲二。一爲不發願者。 *Canonici* *Seculares* 爲聖格

老化 *S. Claudegan* 所立。其宗旨。乃一面專務精修。一面幫助傳教。會主雖不發修士三願。但度日與修士畧同。惟衣食稍覺寬鬆。他們亦有長上。名十人長。他們亦在堂公同唱念日課。夜間起來公念夜課經。惟較修士所念者畧短。夜課經後也准休息片時。日間也有散心之時。每主日內准食三次肉。別時乃素菜。但不禁食魚蛋鱗

餅等物所穿者常衣。外披一白色絨毛小褂。也准穿皮衣。寢室則有一褥。一被。及一絨毯。夜間只穿便衣而眠。此外他們亦傳教管理教務。如別位傳教士無甚差異。此等修士。雖不及那發願者齊全。但比那在世俗無一定規矩。度日之神職班者強多了。所以聖人也盡力幫助他們。爲他們薦舉相當之人。如地茸城。聖斯德望堂神職班長去世。聖人爲他們簡了厄爾伯。Herbert。聖瑪爾定。靈神職班長去世。聖人爲他們薦了瓦林。Wain。聖良堂神職班長謝世。聖人叫瓦樂耶接位。Valerian。諸聖堂神職班長逝世。聖人以信函求沙隆城 Chalans 主教。自選一合式之人繼之。似此諸類之事。不一而足。由此亦足証聖人爲此等會士亦甚爲關心也。

發願之神職班 ○ Caduacii Regulares 乃聖味多爾 S. Victor 所立。其宗旨及

度日之模範。與不發願者畧同。惟較不發願者守規更嚴緊。他們除發神貧聽命潔淨三願外。尚屬於一長上權下。終身不准食肉。內衣外。穿一黑色廠衣。上披一白色小褂。不做手工活。有暇。則專務神學。或幫助傳教。是以聖人愛此等會士。比那不發願者更加篤厚。不時助他們多分新院。如在巴黎京。法國北邊。德國。荷蘭。均建有新院。也有不發願者。因聖人勸引歸此發願神職班中。如在耶克爾。Langres。沙底隆。Chaillon 等教區。所有神職班。先為不發願者。後改為發願者。

顯示會 ○ 顯示會乃聖諾伯爾多所立。諾伯爾多乃德國高老尼府人。Cologne 幼時不甚守規。後蒙主顯蹟變化其心。遂大改前非。操德務善。前後如出兩人。未幾名聲遠傳。竟立顯示會。以聖奧斯

定會規爲本。另添定律。其會度日。多與西多會相仿。衣亦畧同。如西多會穿白衣。此會亦然。西多會不食肉。自光榮十字架瞻禮。至來年復活瞻禮。日日守大齋。公唱日課。夜課經外。或專務神功。或做手工。此會大約亦皆如此。惟有時亦出外講道化人。或管理教務而已。爲此聖伯爾納多甚愛此會。與其會祖聖諾伯爾多結爲莫逆之交。不時來往信函。並以聖人敬之。有時人欲領教於聖伯爾納多。聖人則請他們去見聖諾伯爾多。聽其教誨。如高老尼府總主教。某日來信。問聖人一件重要事。聖人去信道。在貴處有諾伯爾多。乃天主特寵之人。他比我更明白天主事理。透徹人心隱密之事。何不問之。某日聖諾伯爾多與聖伯爾納多言。假基利斯督不久將出世。聖伯爾納多初聞此言。驚甚。半信半疑。後過數年。

亞耐德假教宗出世。聖人方曉聖諾伯爾多真有先見之能。故愈
 加敬愛。盡力助其會廣傳。屢將自己願建新院之地。讓於聖諾伯
 爾多。如聖諾伯爾多所立之顯示會本處。乃聖伯爾納多所賜。以
 外。在日路撒冷。聖人用銀一千兩。所蓋之撒木爾院。聖保祿院。七
 泉院。Septuagies 聖瑪爾定院等。皆甘心賜與聖諾伯爾多。爲建其本
 會修院。是以聖諾伯爾多二十年内。能建立百餘座本會新院者。
 雖說因他之聖德才能所致。到也是賴聖伯爾納多竭力助之之
 功。由此可見。聖人敬愛此會之一斑矣。欲知聖諾伯爾多行實之
 詳。可看聖人言行六月六日。
 聖人既如此費心整理振興了各修會。故各會之院長。及其會士
 莫不敬愛聖人。依之若左右臂。事事問其主見。聽其教導。設若聖

人有所指責。亦無不樂從。如當時在神職班會。有一最出名之人。叫奧日畧。Ogerius原爲該會之總長。因其才德出衆。教宗欲簡爲主教。不知其是因謙遜。或怕煩難所致。不但主教位。連總長位也強辭了。聖人聞知。頗爲不悅。便去信指責其非。並言既不願在高位。助人爲善。今當私下守公規。與衆立謙遜之表。果然奧日畧聽聖人言。當了一謙下平常好修士。又有一位院長名叫亞爾諾。Arnoicus喜出院外遊行。聖人去信嚴責其非。並囑院士勿效其惡表。亞爾諾果聽聖人之言。改遷總之。無論何會何士。所有越規之舉。沒有不被聖人諫正好了的。

第二十三章 論聖人規勸主教司鐸等

當時的風氣。國君屢屢干涉選舉主教之權。每一主教去世。則國君親簡繼位之人。雖係本主教區之衆司鐸選舉者。亦當經國君認可。若不稱國君之心。仍須另簡。國王認可。方能上奏教宗批准。故當時在主教位者。雖有些才德兼優。造到聖業者。如聖安瑟而莫。聖多默。聖伯多祿達連。聖玉高等。但不稱職者亦不少。彼等雖居主教榮位。但不善盡己職。只顧奉承國君。弄世俗排場。吃嗑穿戴。全與世俗官宦無異。若論到修德成聖。善誨屬下教民等要務。則棄之腦後。不知理論。聖人伯爾納多見這般光景。不禁傷嘆。按自己本心。雖甚願在靜院專務內修沉默。對越天主。但不忍坐視聖教慈母受這等困難。故此竭力打救。於是或著書立說。或往

各主教處投函勸彼等更舊從新。善理教務。善正己行。不要辱了
主教尊位。聖教美名。書中言詞絕倫。剛柔相濟。各按其人之秉性。
對症下藥。故凡閱讀聖人之信函。著作者無不甘心悅服。傾心向
化。且又另著了一部書。名曰主教職務。De officio Episcoporum。書中將主
教之地位。責任。詳細講明。瞭如指掌。著畢印出。寄發各主教區。而
各主教誦讀之。無不讚嘆。善盡己職者。讀之愈加勉力。而輕忽己
職者。念之亦從此悔悟。大改前非。今將書中大意。畧記於左。
聖人說。上主將天國之鑰匙。交與主教。立他們爲照世明燈。使他
們成由世至天之神橋。故他們之地位。尊也極矣。他們之責任。重
也至矣。他們不但該自己入天國。又須以言以表。引衆人亦入天
國。但若他們不發德行之光輝。自成一廢橋。別人不能由之而入

天國。是誰之過。主將誰判。誰罰乎。念想及此。不禁毛髮悚然。然以
 何法。能免此來日之嚴判。其法無他。卽善盡己職耳。但欲善盡己
 職。首當有相稱之資格。其相稱資格爲何。卽欲當主教者。或已充
 主教位者。須是一才德兼全之人。二者缺一。不堪爲主教。鄙人所
 說之才。非世俗才學。乃神才也。若一主教。只有俗學。他雖明晰哲
 學。如勃辣道。Plato 及亞力德。Aristote 推事理過於奧辣斯。Horatius 作詩
 賦若味日晷。Virgilius 善於說辭似西塞老。Cicero 而不通聖經及超性
 學。亦不足貴。才學雖要。然而德行更爲緊要。因學問無德行襄助。
 虛也浮也。試問何以免羅代城。Roder 主教職。因其無才乎。非也。實
 缺德耳。設若一主教。不能才德兼全。寧可缺才學。不可少德行。然
 當有何德。欲爲主教者。本須諸德全備。然最當重者。是潔德。愛德。

謙德。此三德如護身之保障。救人之把握。此三德如各色之美花。甚悅主心。潔德能使有壞之人成天神。因潔德乃天神之本德。人能保其潔德。雖尙在世。已列入天神班中矣。且人能保其貞者。似乎比天神更爲可貴。因天神無肉慾。潔淨出其本性。而人有肉慾。反能自守。不爲肉慾所累。豈不更妙乎。此德又爲天上本德。因在天神聖。不婚不娶。故凡有此德者。身雖在世。已預度天上神生矣。然此德極其嬌脆。又如盛於瓦器之中。些微磕碰。卽能損壞失落。此德原爲有神職者之本德。乃主教司鐸之裝飾光輝。賴此德可成歡悅主心之司祭。爲主特寵。日後可得天上諸聖之榮光。然潔德不可獨存。必有愛德相助。方足爲貴。因愛德乃聯合諸德之神索。無論何德。離愛德則無價值。如聖徒所言。我若有大信德。能移

山有宏才能言天神語。能勝慾。能焚身。若無愛德。如鐘之响聲虛也。由此可知。潔德亦不可離愛德。一離愛德。如燈無油。自不能明。更不能悅主。然此潔心之愛德何在。只在求主榮。及人靈之益耳。故主教當以言。以行。事事以此二者爲先。將己私益。置諸其次。如是方能名實相附。滿其本分。原來就主教二字本意。乃修神橋者。

Pontifex 卽聯絡天主與人之意。卽使人由之通到天主。而天主亦由之通到世人。就此一語。亦可知主教職分。重大之概畧矣。上則須事事求天主之光榮。下則須事事尋人靈之利益。無時能隨己私。若爲主有榮。爲人有益。遂當吃苦受辱。或捨生致命。亦當不辭。如聖徒所言。誰能使我離主之愛。苦難乎。刀槍乎。死亡乎。賞罰乎。皆非也。無論苦難。刀槍。死傷。賞罰。皆不能使我離主之愛。論愛人

又云。我與喜者喜歟。悲者悲歟。弱者弱歟。強者強歟。事事就合衆人。設爲衆人之靈有益。我甘願受主棄捨。如古聖梅瑟。願爲他人之故。求主削其名於長生之冊。聖若伯爲救他人之故。甘願成龍蛇毒蟒之弟兄夥伴。他聖賢亦莫不如此。主教等爲列聖之後。亦須效行之。然欲如此。須以謙當先。因主賜人潔愛等德。以人之謙遜而賞。如聖經所言。主恒賜聖寵與謙下者。謙德原爲諸德之基礎。諸德賴之而存。少謙德則無一德能以保存。故主教等欲保其德不失。首當扎謙遜至深之根。痛絕貪虛榮。愛奢華之情。若論貪虛榮。實在令人有所不解。今世之人。無論尊卑賢愚。皆欲得聖教榮位。爲此。有以家族貴顯求得者。有以銀錢賄賂尋獲者。竟有方脫父母之養。卽得聖教高位者。請問此等幼年無知之輩。尙不能

管束自己。何能治理他人。嗚呼。無限制之貪情。迷人如此。使人耗盡心機。以求尊榮。實爲可恨。

此外又有過節之奢華。爲主教者。乃貧窮基利斯督之代表。踐宗徒之位者。理當如基利斯督及宗徒等。專以善行善表之神衣。裝飾己靈。不以世俗之華衣駿馬。高樓大殿。榮顯己身。纔是。而今則反是。論德行之神衣。則一無所有。論世俗之排場。則無一不備。如此行事。如何使得。若有人以鄙人之言爲過。請看今日之服錦衣。著華服者何人。非靈牧乎。以彼宜戴耶穌茨冠之頭。今戴了金冠。日日動基利斯督聖體之聖手。今帶鮮美皮套。宜負基利斯督苦難聖軛之肩。今圍以貂獺之皮。充滿上智寶藏之胸懷。今佩以繡各色珍寶之徽章。宜以德表裝飾靈魂之肉軀。而今成爲美服之

架。如此與世俗場中之浮華婦女。有何分別。此對衣冠而言。若論
 別種應用之物。亦無不求着新鮮華美。身爲靈牧。如此奢侈。眼看
 無數窮民百姓。無衣無食而不顧。若捫心自問。能無愧乎。此乃書
 中大意。初讀聖人此書者。多心中不悅。但未幾皆回心。照聖人所
 言。正己言行。竟有造到聖業者。致聖人日後親口讚美了多位主
 教。如里昂 Lyon 城總主教伯多祿。樂米城 Remis 總主教來諾。 Raynaud。
 桑斯城 Sens 總主教安利格。 Henric 羅耶城 Rouen 總主教吾高。都爾
 城 Tours。總主教依德伯。 Hildebert 郎城 Laon。主教巴爾多祿茂。沙特爾
 城 Chartres 主教熱弗羅。 Geoffroy 沙隆城 Chalons 主教熱弗羅。亞辣城 Arras
 主教亞爾味。 Alvius 耶克爾城 Langres 主教吉樂。 Guillemet 巴黎城主教
 斯德望。特羅耶城 Troyes 主教亞東。 Ailon 茂斯城 Meaux 主教比爾沙。

Burchard 要松城 Soissons 主教若蘭 Joslin 奧塞爾城 Auxerre 主教吾高等更

有如是輕財。竟將己之所有變賣濟貧者。如特羅耶城主教亞東。臨終前。將其所有。完全變賣濟貧。隆特爾城 Loures 主教日爾伯。Gilbert 原係本城大學校長。財寶頗多。既揀爲本城主教。便將所有變賣濟窮。只存要緊衣食。度生如貧民。似此諸類之事。不一而足。皆爲聖人之功。

當時習俗。不但主教如此。卽主教以下之神職班。亦多如是。只顧尋求尊榮。弄世俗排場。不管成己救人之正本分。竟有舉動不雅。行事不端。大辱鐸德尊位。玷污聖教美名者。聖人目覩心傷。亦無不設法規勸。賴聖人勸勉警戒。悔過自新者。亦復不少。

第二十四章 官長平民

聖人特勸那些作官爲宦的。好好保守義愛二德。不可欺壓小民。取其不義之財。聖人說。天主安排人之地步不一。有爲官長的。有爲平民的。各有當盡之本分。當負之義務。天主派某人爲官長。爲民之父母。是願他以慈父之心。善待其屬民。以國法公理。對待各等人。善者褒獎。惡者警戒。貧者賙濟。橫者約束。苦者安慰。病者照顧。屈者伸之。此乃官長當盡之責任耳。若所行反此。便稱不起爲民之父母。只可稱刑役皂隸。大大辜負天主派爲長官之恩。將來受主嚴判嚴罰。定較常人更重百倍。聖人如此勸戒後。若官長有不聽聖人勸。仍苛薄貧民者。聖人必不從寬。或親自。或令其上司。嚴行痛責。如在剛巴尼亞地。有些官長。苛薄窮民。聖人即去

信請該地總督代巴爾多嚴責之。若還不聽。則免其職。又在刺喇爾省 *Neveris* 有一位女將名依達者。 *Yda* 不知何故。欺壓味則來城民。 *Vezelay* 不許商人往該城賣東西。以致貧民無有衣食。因此生怨。聖人聞知。便去信責之。信中有言。爾之丈夫。賴主寵照。看破了紅塵。入了加爾都會。當一熱心之隱士。爾竟如此無恥。行此殘忍之事。不羞愧乎。 *云云*。官長中若有侵吞民間不義之財者。聖人也必想法。使之補償。如非爾代城 *Ferle* 之大官日斯伯。 *Josbert* 平日實有民間不義之財。待其臨終。請聖人來助終。此官雖係聖人之至親。又在臨終。然聖人勒令補償所取民間不義之財。不然不與之赦罪。似此諸類之事。不一而足。諸官長蒙聖人勸警。改舊從新者。不計其數。超凡入聖者。亦復不少。如剛巴尼亞總督代巴爾多聽聖

人勸。作了無數善舉。愛民如子。親賜了建顯示會院地點。又派兩位顯示會士。代已到各處看顧病人。調濟貧乏。至於府庫之銀錢。亦莫不隨聖人意。贊助聖教。或建立修院。

聖人對於富有錢財之人。則勸他們不可浪費天主所賜之財。不可把心全放在這些世財上。更不可用天主所賜之世財犯罪。得罪天主。就是用這世財。只爲吃穿快樂自己。一點不哀矜別人。若如此行事。那是辜負了天主賞人財物之美意。將來必如聖經上所說的那慳吝富貴人。受一樣之嚴罰。豈不可怕。所以若有這樣人。他當及早醒悟。脫此身後大禍。就是以己餘財施捨貧乏。行善功。如是則能列入聖經所說撒瑪里達諾善人之數。後世可望承樂于天。爲此若有富貴之家。請教于聖人。聖人常勸他們輕

賤世物。多行善舉。如當時一富家貞女。名索斐亞者。Sophia 求聖人指教。他當行之路。聖人與他回信中有言。吾女當知。世上之榮華富貴。不過如春花秋霜。一晷卽過。不值有靈之人。貪愛他一場。惟天上之永福。是無價之寶。當竭力貪求。所以你若願成一真明智人。當輕棄這世上有形財物。多積天上之永福。萬不可如那等愚婦。狂費世財。吃嗑穿戴。顯耀于人前。但當節儉用物。有餘則哀矜貧乏。云云。

對於平民。聖人則勸他們。好好尊敬靈牧官長。因爲這些人。不拘如何。總算代天主權者。所以不聽他們的正命。就算相反天主。聖人此言原有深意。因當時之靈牧。有不規者。故平民輕之。不願從其訓。聽其命。爲官長者。亦有取民間不義之財者。或欺壓小民。故

民人恨之如芒刺。時時願尋隙造反。故聖人出此訓言。聖人又勸他們好好仰合天主聖意。不要抱怨說。別人是人。我也是人。爲何別人居上位。我佔下位。爲何別人享富貴安樂。我受貧寒苦勞。等語。因如此推想。毫無益處。只該想。這世上的榮華富貴。都如睡夢虛像。轉眼卽過。爲此有信德之人。不當以此爲念。只該貪慕那死後永遠之事。況且當平民居下位。更便易事。主救靈。爲此多有高官富戶。將其所有。變賣濟貧。而入會苦修者。聖人卽將自己本院中。昔日居過高官。享過富貴者。一一指出。這些老誠平民。聽了聖人之言。見有這些善表。焉能不動心呢。聖人又勸他們要彼此有愛德。聖人說。若你的鄰居。沒有飯喫。你該將你的飯分給他一半。若你的鄰居。求你幫助他辦一樣事。你就該喜喜歡歡相幫他。若

你飯時有菜。你的鄰居沒有。你亦分賜他食。若你有好酒。你的鄰居沒有。你亦該照樣分賜他飲。聖人又說。因我亦是個鄉下人。不會高談闊論。只以這家常事。勸你們相愛相助。再說。你們對於國家與聖教。也有當盡之義務。對於國家。當好守國法。不要爲匪作歹。當負之稅。當拿之糧。要如數交出。因此事。不但是國法。也是天主定命。請看吾主在世。也曾盡過此等義務。這原是公理。國家既有本分保護你們。自然你們也當供給國家要緊的費用。對於聖教當盡之義務。就是不但喜聽你們神長之命。且要喜出那當拿的獻儀。不可嫌多慳吝。本來普世諸物。皆爲天主所造。理當都歸於天主。你們的莊稼。也是天主令天下雨。使他長的。若天主不令天下雨。不使他長。你們全是白勞苦。所以所得之糧。全是天主所

賜。本當全歸天主。但天主仁慈無限。不全要你們的。也不要一半。只要十分之一。至少之數。若再不願拿出。其理何在。所以你們該好隨天主聖意。善滿你們的本分。不然苦一輩子。後世還當受罪。那真可惜了。由此可見聖人的心。狠廣大。普世之人。尊卑上下。無一不在他心中。故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無不照管勸勉。

第二十五章 論兵士修會 (An. 1128)

當時景况○且說回教首馬合默自創興其教以來專以兵力傳教誠有征服天下之心數百年來所向無敵東佔了波斯阿富汗等國西北佔了如德亞西利亞及小亞細亞之大半西南佔了厄日多與斐洲北境及歐洲之班國且回人常以教友爲仇每佔一地卽勒令教友反教不從者卽千方凌辱視如犬馬甚或置於死地爲此凡回人久佔之地聖堂皆被燒毀教民大半被害今不提別處只說日路撒冷本是吾主誕生受苦受難之聖地是天下教友最看重最恭敬之處各處往拜聖地者絡繹不絕自被土爾其回人佔據之後凡去朝拜聖地者大受回人欺壓苦害鞭笞打罵待如奴隸且非先出金銀若干連城亦不准進致於聖地所遭之

24



會 修 士 兵

24
222-612
(3)